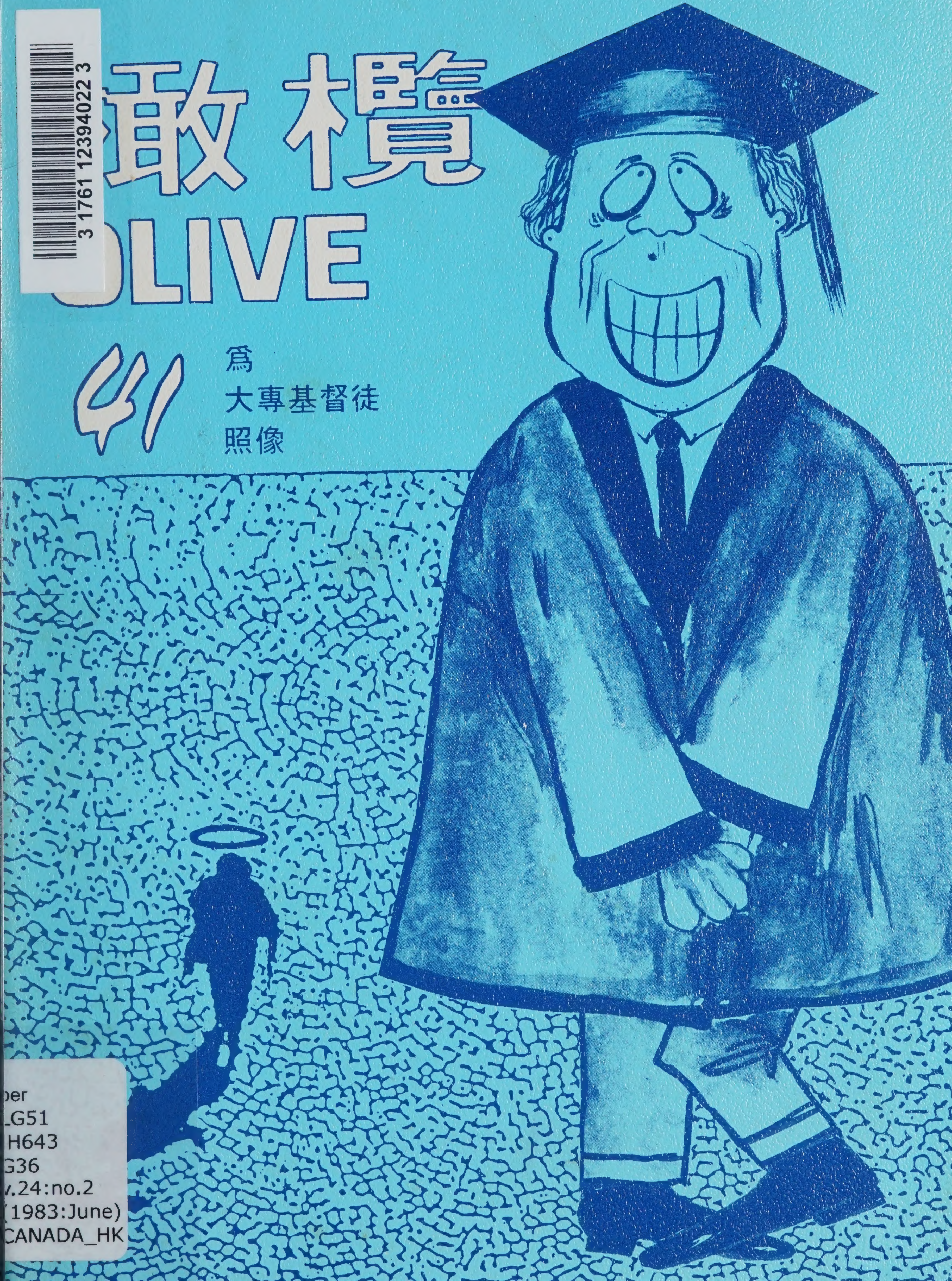
橄欖
OLIVE

41

爲
大專基督徒
照像





華新秋

轟轟烈烈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轟轟烈烈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轟轟烈烈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轟轟烈烈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轟轟烈烈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轟轟烈烈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轟轟烈烈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Fairly 6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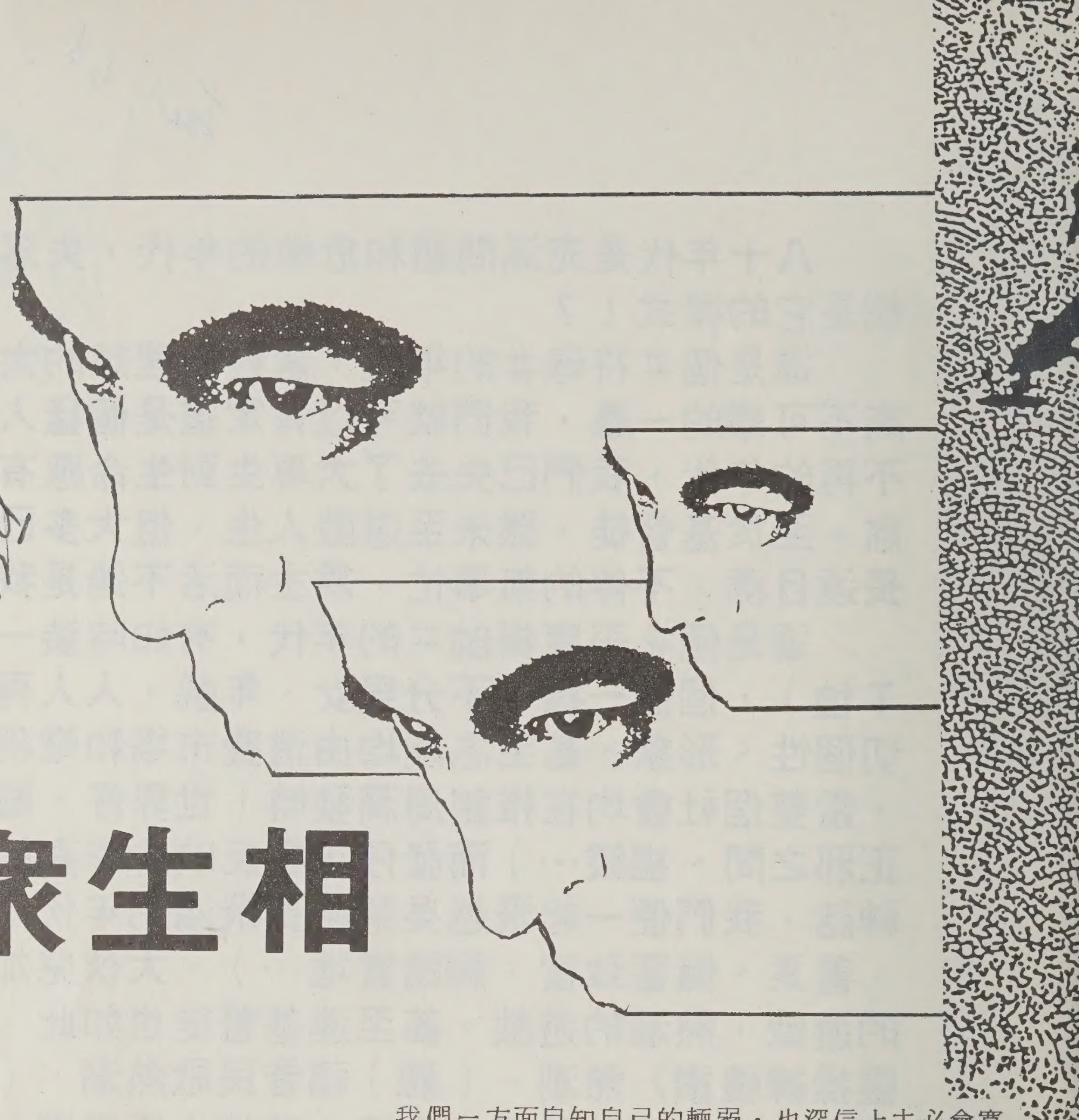
八十年代是充滿問題和危機的年代，失落，苦悶和迷惘是它的標式！？

這是個＃符碌＃的年代，當較有理想的大專生已成爲高不可攀的一羣，我們就可以肯定這是個猛人不再、理想不再的年代，我們已失去了大專生對生命應有的執著和嚴肅。至於基督徒，雖未至遊戲人生，但大多已沒有具體的長遠目標，不停的無事忙，爲主而活不過是我們的口號。

這是個＃平庸掛帥＃的年代，有如時裝一樣（牛仔褲T恤），個個一樣，不分男女、年齡，人人再無特色，一切個性、形象、甚至志趣均由消費市場和電視文化所決定，當整個社會均在推銷周潤發時（世界仔、醒目、亞叻、正邪之間、搵錢…）而發仔正在反映着李嘉誠白手興家的神話，我們便一起飛越吳楚帆黃飛鴻的年代（正直、勤奮、善良、儲蓄致富、腳踏實地…），大伙兒加入這個成功的遊戲，熱潮的遊戲。甚至連基督徒也如此，（買）《屬靈操練禮讚》熱潮、（聽）福音民歌熱潮、（怕）九七熱潮、（講）關社熱潮、（講）簡樸生活熱潮，這一切成爲大專基督徒Talk of the Town。一個熱潮過去，另一個又來，我們永無休止的跟着追，正如Adidas之後有MICHEL RENE和DURBAN，叮噹之後有IQ博士，DISCO之後有TV GAMES，日光之下無新事！

從前大專生做學問爲知識，但現在教育爲經濟而立，大專成爲生產工廠，學識成爲商品，大專淪爲中八中九中十，大專生中學生化使我們再無哲人和猛人，甚至橫首撞向死胡同！與此同時，快餐文化正式統治一切，所以三個月爲期的神學課程永無冷場，蠢湧的來，滿足的去（？），因我們正在玩這個長進遊戲、屬靈遊戲。甚麼靈恩運動、三自出路、聖經無誤論，這一切都不屬於遊戲的範圍。究竟除去煩忙的宗教活動之外，大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甚麼分別？

英雄的年代不一定好，但至少他們會認眞的掙扎和奮鬥過，但現在我們的信仰目標就是帶小組和做團契職員，我們成了平面人，再沒有大專生的獨立思考和不斷反省，我們變成了中學生，一切都變得那麼沉悶，我們確是無癮的一代！



專題小組

大專衆生相

專訪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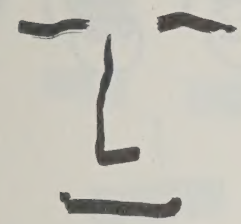
大學和中學的最大分別，就是你要自己去面對挑戰和冲擊，而且人人都期望這羣人眞的能獨立思考和不斷反省，但時代眞的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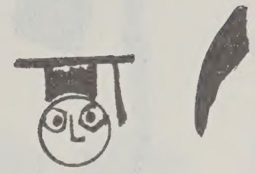
我們無謂懷緬學運時代基督徒被攻擊得啞口無言時的迅速反應，也不必憧憬整理社會關懷的理論及聖經基礎時代的先鋒性角色，大專基督徒始終是由當代社會經濟政治環境孕育出來的，於是順理成章地擁有時代的特癥。比方說，今天的社會風氣是愛刺激玩意不愛看書思想，今天的學校其實只是訓練人家適應考試性競爭而非教育工具，成長的期間甚少體會到政府的偏面性而是受政府的蔭庇長大，電視文化及物質豐裕帶來的膚淺及消費主義……在在都限制了大專生批判能力的培育。

今天，大專基督徒似乎也不例外，浸淫於習慣了的信仰與生活分割情況，鮮提人生目標，又或是只是虛無飄渺的提及些TRIVIAL 的答案，不曾落實地考慮現實環境及情況。很少看到眞的付上一切跟隨主，拚命追尋及爲主奔跑的弟兄姊妹，我們往往逗留於狹小的思想範疇之內，以爲學曉帶小組查經，作團契領詩主席之類便是事奉的全部，而未有想及大專生應有的帶導角色。無疑，這樣的發展只有令香港教會的明天變得守舊及沒有動力，在傳福音、抗衡社會壞風氣上了無生氣。

我們一方面自知自己的輭弱，也深信上主必會寬恕我們的虧欠，但影響我們、鈍化我們的社會風氣仍然濃罩香港，模造我們及我們的上一代下一代。假如我們棄械投降，實質上是容讓魔鬼蠶腐社會人仕及我們基督徒本身。從前屬靈戰爭，魔鬼以強勁的正面挑戰質詢來攻擊信仰，上一代的大專以認眞反省的態度剖析了責難而把魔鬼暫時擊退，然而，今天牠却以滲透性的安逸冷漠不思進取等風氣蠶食信仰的敏銳力，我們今天又當怎樣迎戰？

其實，我們各弟兄姊妹間並不是不知道問題的存在，只是低估了它的嚴重性，又或是知而找不着出路，極端渴望能有別人指出正確的答案，殊不知年代轉易，問題代代不同，解決的辦法斷非能自別人的口中取得，我們縱然不成熟（正如專題小組在處理主題時自覺的料子有限，處事手法又往往失諸悲觀犬儒），但認眞反省信仰的意義，祈禱的原委，讀經的目標、所傳「福音」的內容，讀書的目的、未來一生的大方向、九七以後的教會狀況、中國整體前途等皆可能是我們長時期需要思慮及重新校正方向的題目。不過，在這一切以先，仍必須認識自己的現況，方才可以知己知彼，計準代價，全力以赴，所以，我們訪問了幾位大專信徒，希望藉着素描他們，可以反映出現今大專生掙扎的問題所在，從而鼓勵大家認眞、深入認識自己，瞭解使命、方向的重要性，再考慮在那一個方面爲信仰投資一生。





吳輝暢——已找到了？ 整理：蘇兆良

吳輝暢，與他相識了近兩年，一個機械工程二年級的同學，沒有耀目輝煌的外貌，談吐也不大暢順，幸好他姓吳，否則眞是名實不符了。

筆者原以爲邀訪沉靜的吳輝暢是十分困難的，誰知邀約一經提出，他便馬上答應了。訪問就在太古堂宿舍大堂舉行，專題小組一行三人與他傾談了近三小時。

在訪問時，筆者才第一次細察他，他高挺的鼻樑，架着一副銀邊眼鏡，目光略爲呆定，頭髮稀薄，露出整個面額，瘦瘦的身子，襯着高高的個子，予人穩重可靠的感覺。

開始訪問時，他顯得有點窘，說話也帶點口吃，隨着連串輕鬆的對話，他說話已回復往常緩慢的調子，侃侃道出他自己的生命、經驗、取向……

「我在小學時候已認識基督教，她給我的印象一向都不錯，進了中學，自己經常跟隨同學返學校團契，由於責任和感情的關係，我便決志信主。現在想來，那時自己祗是感情上接受了基督教，對其中眞義，就一竅不通了。」

聽到這裏，筆者不禁回想自己以前就讀的那所中學，同學們都是一窩蜂信主的，直到現在，剩下來的已寥寥可數了。

「進了大學，由於環境突變，人際關係亦隨之改變，換上了另一種生活方式，校園內種種冲激加諸自己身上，自己的身份彷彿也變了。這一切都迫使自己重新檢視信仰，現在自己較前明白多了。……你問我對信仰有何新體會，唔…我明白了主耶穌爲我們的罪釘在十架上，……以罪悔改……救主……」

筆者聽着聽着，雖然他所說的是老生常談，但娓娓道出來，頗有感情的，聽來別有玩味。其實進了大學，身份是不是會轉變（知識份子的帽子、包袱）？我們中學時代擁有的信仰眞的不能適用於大學這環境嗎？大學與中學眞的有這般大的差別嗎？

「我的家庭也沒有什麽可說呢，總之就是普普通通罷了。教會對我來說也沒有什麽特別，作爲一個團體，自然有她可取的優點，亦有她隱藏的弊處。」

「現在，自己已很少回校上課，有些課堂，上了也沒有多大幫助。校內活動亦甚少參加，可能自己感情上難以投入，能力也是一個問題。自己經常參加教會的聚會，如團契、崇拜等。亦經常與一些弟兄姊妹交談，幫助他們在信仰上發展，至於實際的崗位事奉則沒有了。閒時溫習課內書籍，聽音樂，幹一些勞動性的活動如參與教會裝修，自己亦有瀏覽一些課外書籍，尤喜思想性，形上學的書籍和科技性的雜誌。間中也會閱報。」

「什麽？我，國際形勢，我也從報上知道一點的，如中、蘇是對立的……。吓，爲何中蘇對立？中國以什麽理由反對蘇聯？唔……，什麽反霸，……這些我就不大清楚。至於你問那些香港社會問題，如居住問題、老人問題，我祗知概略，箇中來龍去脈，則不大清楚了。」

其實，想一想現時的大專學生中，對國際形勢，香港社會現況都有較全面的認識，已是十分難得了。

「論到世界之所以不安，這都是人的關係促成的。自己有一個信念，就是環境對人的思想行爲有重大的作用，由於現代人的居住環境很差，加上心靈上得不到飽足，以致人墮入罪的桎梏中。這些都是自己從小對居住環境並與人的接觸所經驗得來的。所以自己有一個志願，就是在科技上打滾，希望能透過科技改變人類的環境，並以基督的信息醫治人類的空虛，使人們能夠得到全面釋放。」

從以上錄出的訪問片段中可知道受訪者雖然是一個不大積極參與活動的人，但到底他已找到了自己大學中的方向和安身立命之所。總括來說，他對周遭事物的興趣不大，除了一些思維、抽象的形上學問題，未來對他是些什麽？他是不是正在等待未來？



「那麼該怎麼辦？」任偉國的無所適從

整理：陳國宏、周華山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任偉國，立刻直覺認定了他就是這個專訪的適當人選，可能因爲他那很得體的人際的對應，也可能因爲他表現出的平凡，然而，我們看錯了。

可能因爲他的成長頗算平淡，故訪問的頭半小時的確是很沉悶的（應該不是因爲他是在港大唸土木工程）——生長於教會學校，但却很正常似的因而對宗教沒有好感，似乎教會學校反使人不易信主。

「教師未能以身作則……功利的讀書意識以維持校譽，學校沒有適當地教導做人道理……家庭又沒有適合的引導，學生乃隨意變壞。」這是偉國回憶中學階段時的感受，他的感受也正好反映着教育制度的破產，但爲何連教會學校也如此？基督徒教師可又應如何做鹽做光……我的思潮又給偉國的說話打斷了。

「預科的時候接觸到一羣基督徒，開始體會到他們的改變與豐盛的人生……我漸漸活躍於教會事奉，參與教會（循道衞理）關社小組……大學的《摘星》（團契福音性刊物），因爲我希望用文字表達出我的信仰……」其實，假如大家留意週遭的弟兄姊妹，中五或預科才信主的比率似乎冒升了，而且這羣初信的弟兄姊妹也實在很熱心於信仰與生活融合的追求，反而信主年日較長的常常退縮，不敢作多方面的接觸，此外，從教會中長大的人數付諸若缺，究竟是否教會的少年人工作有未善之處，以致較少進入大學呢？抑或這些弟兄姊妹自限於狹小門庭，忘却大專生應有的全面洞察心態呢？

「我以爲教會和社會不能脫節…我曾轉教會，因爲覺得原初的教會太沉悶……我欣賞『突破』那種深入社會，與社會風氣抗衡的事工……」

言歸正傳，這時我便問他大學生活的感受，正式論到是次專訪的主題。

「起初以爲大學生均是很有理想和很認眞的，但其實他們甚爲無聊，却很自大……這幾個月來很覺得自己『無料』，眼光也很窄……大學團契裏願意事奉的人很少，弄得一些有異象的弟兄姊妹忙得要死，很多人却只顧旁觀批評，反不揷手把看不過眼的地方改好……所以大專基督徒除了空言將來在職業上見證外，往往再無獨特之處……那麼該怎樣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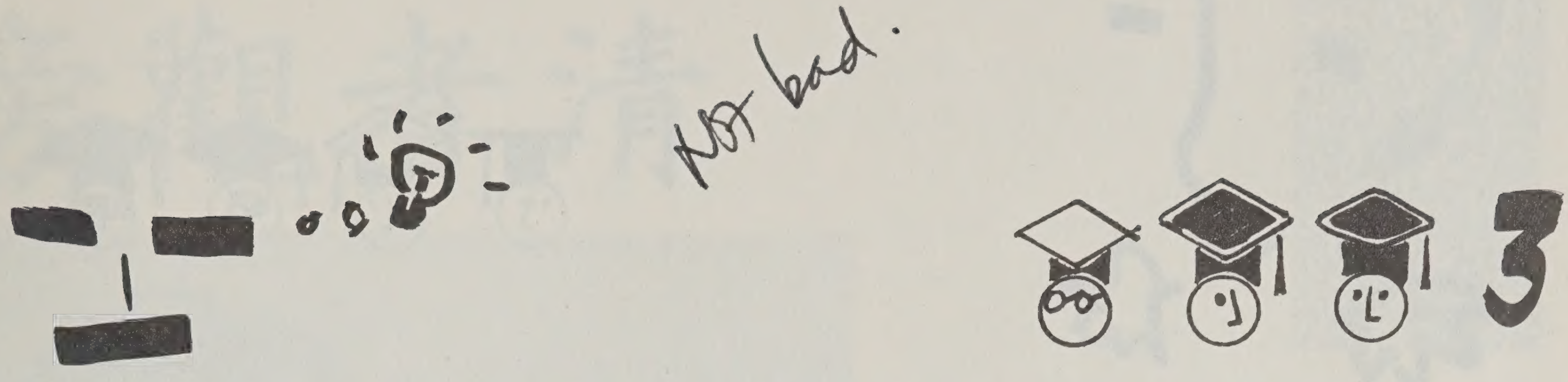
在訪問前，一直以爲偉國是一位單顧自己，例如功課、前途、人際關係和感情的人，但發覺其實他察覺到許多問題。或許現在的大專基督徒不是對自己景況的理解不足，而可能是缺乏一種動力、一種深度、一種使他們痛心和憂傷的心境，一份願意飛身撲出的勇氣……我的思潮又打斷了。

「可能因爲爸爸是建築工人，故此希望將來的職業能向工人傳福音……因信仰應該是活潑和充滿朝氣的，信徒也應該全面的投身社會，在崗位上見證神……團契的形式眞的有點沉悶，太缺乏創造性，應該有些突破……」。

看見眼前的偉國，使我回想年前初入大學的我，其實也是手足無措，無所適從。但若大專過程就是由一年級的理想、衝勁、不甘、不平而至畢業後的沉重、憂慮、認同、流失，那麼神爲何特別准許我入大專？信仰對大專生又有何特別的要求？空談不滿與理想是不切實際的，且看我們怎樣突破牢騷，落實找出自己在神面前應有的實踐信仰的方向。

「初步想，九七我也不會離開香港，因爲一來是自小養成的歸屬感，二來實在未必可能移民，但到時的情況怎樣，我也不敢肯定……我到底是應該爲香港、爲香港教會做一點甚麽的……但有時又想，這樣做到底是爲了甚麽？…那麽我該怎樣辦？」

瑣瑣碎碎的寫完這篇訪問稿，我忽然很灰心的想到，這個專輯可能全無意義，因爲現代的大專生根本沒有眞正想過：「我要怎樣過大專生活？」



「『傳理』是用來為將來準備?!」

——何永康的方向

整理：周華山

坐在我眼前的是有五呎十一吋高的何永康，讀浸會傳理系二年級，在中學因參與學校福音工作而接觸到 FES，但入了浸會之後就接觸少了，因FES未有照顧到浸會團契。

「入了浸會之後，可能因為生活節奏太緊張，思想領域沒有以前的豐富，故對傳理系有點失望，今年去採訪更發覺有很多問題，例如因為只是為系報工作而被拒絕訪問。在生活方面也覺到不滿意，忙碌的採訪與功課使思想範疇變得很狹窄，同學中有幾個基督徒，可是彼此沒有支持，也沒有什麼抱負。浸會的學生大多因為入不到HKU，CU，少不免有挫敗感，故此大多單『鋤書』而不理其他。」

「我覺到現在的大專基督徒沒有使命感，沒有時代感。這可能因為香港不過是一片借來的地方，政治前途不穩定，連基督徒也不會問在這時代應扮演的角色，特別從經驗的角度去看，作為一個基督徒，應該最少將眼光擴闊到1997，即九七年後如何繼續個一個基督徒。」

正如永康所講，現在的大專生確是給人忙碌的（開會）和功課壓成一些平面人，基督教徒也不例外，失去了對生命的執著和認眞，面對着一個沉悶和平庸的年代，而基督徒又缺乏明確的使命感，那麽身處其中，永康如何脫離這個悶局呢？

「雜誌是一個很好的媒介，當中可以知道一些文化思潮發展和一些香港和國際問題。我相信日光之下無新事，而追溯哲學，文化思想的改變，特別是近代的，可以幫我們明白為什麽時代會是這樣的。故此我們一定要明白我們的社會和文化，而不應單從經驗裏的絕對性去出發。多些和別人討論一些嚴肅的問題也會使我們的觀點更趨成熟。」

永康頓了一會，用其男高音的柔和聲綫繼續說：「大專基督徒絕對有其獨特角色，最少應該有一班人去思想和承担文化這個問題。我相信如果用現在香港教會的一套意識形態去向中國傳福音，一定完全脫節。例如，我們傳福音是從宇宙開始，然後論到有沒有上帝。但這種西方思想方式完全不適用於大陸的人。加上香港教會拒絕文化，弄致現在高不成，低不就，將來面對一班中國的農民，我們根本就沒有經驗和能力去向他們傳福音。」

「故此我當大專為我一生的踏腳石，其實傳理這三年不算什麽專業訓練，不過幫加我對社會有多些認識，也幫助我在文字上的表達。傳理不一定是我一生的職業，它不過為將來預備。」

可惜大部份的大專基督徒均只空泛的叫着「神的旨意」和「為主讀書」的口號，但實際的，神的名如何藉着他們的讀書和開會而得到榮耀，而他們的理想又是否不過是一廂情願的觀感？

永康是今年教會團契職員，因此，我們的話題很快就轉到教會中。

「我覺得派系是華人教會的通病，統一的大專生活動向來都很少，教會一向對社會問題的態度就是避而不談，只看重在屬靈上的操練，但可惜又不足夠，故此兩頭不到岸。人人以為有一條路是可以走的，就是文化，97之後，究竟基督教可否包容其他學說，甚至共產主義，而在其中顯出自己的絕對性。長遠來說，要面對的問題是怎樣超越這個過渡時期，使香港教會在中國領土植根。其實回歸對香港教會來說應該是有機會發揮功效，因中國基督徒在知識裝備上不及香港的基督徒。」

這個訪問就這樣完了。眼前是一班一班的大專生，但當我想到我眼前這班大專生將來就是帶領香港教會，決定教會的出路，我不禁惘然，為什麽現在的大專生變得有名無實，究竟這班現在只會困於個人的問題裏，將來又憑什麽去承担教會。



「除了讀書和事奉，我已沒有甚麼……」

從事奉中成長的李加潤　　整理：譚啓見

「好，這樣好，很少機會讓我這樣整理自己的思想、經歷的，由信主以至現在……」

訪問李加潤是件挺愉快的差事，以上的幾句話也正是臨近尾聲時李弟兄對是次訪問的觀感，也正巧顯示了他說話交談時準會是誠懇落實的回應問題。誠如他自己說的，除了會影響別人的意見或眞的有苦衷的事情外，他都盡力回答了問題，剖析了他自己。

把個多小時的訪問寫成千多字是件不容易的事，在這裏多提供一些有關李弟兄的資料。李加潤，男、二十三歲上下、生於中下階層、家居慈雲山、父母弟妹一家親、傳統的家庭教育如萬富不離經商，中學時已由學校的宗教教育而有「有神」的觀念，中五時因同學見證及認識自己的自欺及罪的纏繞而信主至今五年多六年，曾一度欲離棄神却深嚐苦味而再不敢輕言離開神，嚐到赦罪之恩以致懷疑信仰的時候總會在反省時回想初信時的情景，理工工程系學生、理工團契八二至八三年度團長、九龍城平安福音堂會友……

對李弟兄來說，生活大抵可以用兩組活動概括：讀書、團契。詢及其嗜好時，一句「無乜」使筆者詫愕不已，除了有時候看看基督教書籍（或說是屬靈書籍）外，李弟兄說經已沒空看其他書了！短短幾分鐘的看電視或聽音樂成了他底生活的奢侈品，即使有機會脫離緊張的生活，逃到郊外安靜思想，還要被團契的事奉佔據了不少靜思時間，難怪返家吃飯變成「耐唔中」的事，交女朋友被看成未適合…究竟事奉對他來說是件怎樣的東西呢？佔了他近乎全部生活的團契、教會崗位事奉又是怎麽回事呢？

自中五信主，即遇當年的新生命運動，學習帶領別人歸主，中六已被選爲教會團契的職員，便在對應職位上的要求和「追求受浸」的情況下栽培自己，讀經禱告看基督教書籍等，也藉教會職員之訓練課程及主日學中學習。總之，在李弟兄的信仰歷程中，並不是甚麽精心設計的栽培課程使他成長，而是因着職位上事奉的需要而自發追求的，與此同時，他也很強調範例的重要性，指出事奉中導師及長者的生活見證之感染力。如今，事奉已成了李加潤生活中兩個重要元素之一。

時至今天，李弟兄又怎樣看他的使命呢？在理工唸的是工程，當然他會從專業的角度看這訓練的可塑性，其中又以回歸中國服務，帶職作宣教士的模糊遠像爲生命較長線的考慮，而在現下，則提到學習怎樣跟不同的人配搭事奉，以末世將臨的心境走福音的路線。遠像（宣教）雖模糊，但落實於理工團契的栽培及傳道工作，似乎又變得實在起來。

從言談之間，李弟兄可說是把「傳福音」作爲一切工作事物的準繩，於是關社是傳福音的策略之一，不是使命之精意所在；理性問題的瞭解是用作福音的鬆土工夫而已；大專團契也只屬根據共有的學生身份及特質組成以策動傳福音的工作的組織。從上述對生活時間的分配，我們可以相信李弟兄委實爲事奉神的工作付上了代價。

不過，這份投入也使李弟兄失去了一些東西，比方說，他坦承沒有想過學生會及學生運動的意義，對神學思想、共產主義、中國教會等（主要是有關爲九七香港前途陰影下，李弟兄相信信徒應有的裝備）的認識也自感未足。

這位大專基督徒領袖在理念上常常談及客觀外緣的聖經教訓，但形容自己時，則說自己易哭、外冷內熱、內向…他的人生態度是「向最好處想，爲最壞處打算」，對九七問題是矛盾而持觀望的態度，對愛情是憧憬着未來的事奉穩定事業有基礎之後上主的安排，對教會是不敢批評只重建設而藏疑問於胸……似乎這一代的大專生，便似劉佬佬初遊大觀園，抱着僅有的價值觀面對意見紛紜的大專環境，迷惑矛盾只能硬吞進肚子內，不是退隱便唯有硬着頭皮，撐着十字架的旗幟，拼下去。

旁觀者清





——訪余慧根、廖寶泉、石丹理、梁家麟

採訪：專題小組

整理：麥淑娟

引言

「其實，我又爲何要與非基督徒有分別？我還不是同樣生活在人羣中，與他們同擔苦樂嗎？我根本不需要方向，爲何要將一些大專生傳統的包袱加在我身上？這些東西離我太遠了！」

自暴自棄是主所喜悅的嗎？

「現在的大專生是『贛居』的，思想幼稚，處事方法又不成熟。」

這批評又是否過份？

或許以上的批評與自白都曾是你耳聞目覩的說話，但曾經何時，我們不也墮入合理化自己行爲的保衞功能中嗎？在這些「陷溺　與超越」間掙扎，確是件頂痛苦的事，而且校園及社會風氣既以平庸認同爲主流，加上追求提昇自己時也不易找到答案，的確很容易令人灰心喪志，但斷斷不息求眞理找道路的動力不正是信徒與非信徒之間的分別嗎？若信仰是眞確的話，我們必會找出認眞實踐信仰的途徑，確確切切地活出豐盛的生命。

在這個沒有肯定答案的年代，我們要找一條出路是不容易的，然而透過前人的經驗，或多或少都會幫助我們澄淸現在身處的環境，與及找出路時能有較淸晰的綫索。爲此，我們走訪了幾位畢業生，憑着他們以往的大專經驗，加上他們一直對大專生的觀察，我們大可找到一些蛛絲馬跡，重新思想「**信徒對大專生的要求**」又或是「**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爲現今的機會麼？**」等說話。被訪者分別是：

①**梁家麟先生**（以下簡稱梁），七九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現從事中大歷史系博士論文的研究，並同任《突破》雜誌編輯。



②**石丹理先生**（以下簡稱石），七九年畢業於港大，現任香港大學心理系導師並兼讀心理學博士學位。

③**廖寶全先生**（以下簡稱廖），七五年肄業於中大，爲中大哲學系導師，英華女校宗教科主任，並任國際特赦協會香港分會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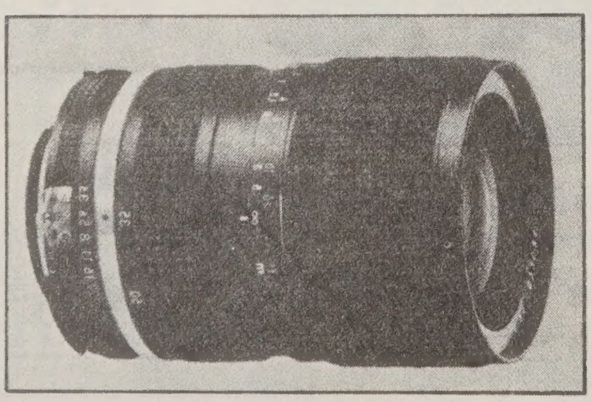
④**余慧根先生**（以下簡稱余），早年畢業於浸會書院，十多年來從事學生的福音工作　，現任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副總幹事。

各人均曾經歷或目睹七十年代學運的興起或低落，分別投身當時的團契或學運中找基督徒的使命或應有的取向，而那時週遭的人大都有理想有目標，自然地，他們便會把昔日情況與今天相比，那麼，他們對現今的大專基督徒有甚麼看法呢？

大專生越來越中學生化

「在我看來，**大部份的大專基督徒都與不信的沒有兩樣**，祇有少數是有分別的。特別是在價值觀和取向的問題上，大多數皆採取一個集體性的取向，**很少有膽量去獨排衆議**，採用自己的一套價值觀，而在各人的互爲影響之下，大家都一致認同去追求某樣東西。我想主要是害怕傷害彼此間的感情，而不敢去挑戰對方。」石吸了一口氣，緩緩的繼續說下去。

「現時的人比較懶散，醒覺性低。**我個人認爲有沒落的趨勢，不論是弟兄姊妹或C.A.，在質素和付代價等各方面上都有此傾向**。其實，拉遠一點來說，C.A. 自我入大學時已開始沒落，看不淸要走的方向，再加上每年的主席都不同，以至每有新的主席上任時，便有新的目標和方向，或注重個人靈命，或注重社會關懷，但都忽略了神要求我們大專生應該思想的問題，例如我在大學裏應作些甚麼等。」石激動的言詞，使我們聽的都塞了一肚子悶氣。



這種現象可否歸到社會變遷及環境的因素上呢？這樣的比較又是否合理呢？

余承認社會環境是變了：**「但主的要求不是亙古不易的嗎？」**

梁表示現在的基督徒較少獨立思想，對事物參與率低的現象，**可能是一種必然的結果**，高潮過後便是低潮，而低潮又會推到另一個的高潮了。譬如他認爲現在的九七問題，便是大專生走向另一模式，作另一方式的社會參與。

另一方面，**四位都在某一程度上認爲大專生已漸趨個人化和物質化**。

梁認爲，現在的大專生有四仔主義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事，「具體點說來，在我們那年代，冬天所穿的要算灰色的舊棉褸才是最好的，至於現在嘛……」

「同意，眞的漸趨個人化，如常給自己一些理由去參與某項活動，說參加這項活動我便可有更多機會認識弟兄姊妹……等等，這便是個人式的理由了，同時又顯出弟兄姊妹間缺乏彼此互相勸勉及挑戰，特別在畢業時找工作，找職業的事上，這就更顯而易見了。」石更指出現時的人不易付代價，行爲與靈性上都不一致。**「普遍的基督徒都有逃避『自我認識』的趨向**其實他們都應該思想『我應取用何種價值觀？現在的身份與將來事奉的崗位有甚麼關係？現在我要作甚麼？我是誰？……』等問題，雖然明知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也不應該逃避。」

廖亦滔滔不絕地說出他的感受：「以前的人比較多社會關懷，現在則鼓吹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四仔主義等。說自己沒有理想沒有大志的人也不會臉紅，從前則不能這樣的了。」

但是，大專生不是比以前更開放嗎，更容易接納新的看法和處事手法嗎？

廖說：「對！**是比從前的人開放了，但有一弊處就是Commitment 不知是否少了**？這種開放的態度就等同了一些『甚麼也沒有所謂』的心態，對很多事情都不執着，都無一個堅定的態度。而在校園

這沒有競爭、沒有挑戰的境況底下，Commitment亦相繼減少了。老實說，我反而會更欣賞以前的大專基督徒那種執着和熱誠的態度。」我們相對（RELATIVE）的世界觀，究竟是否沒有「擇善而固執之」底氣概的結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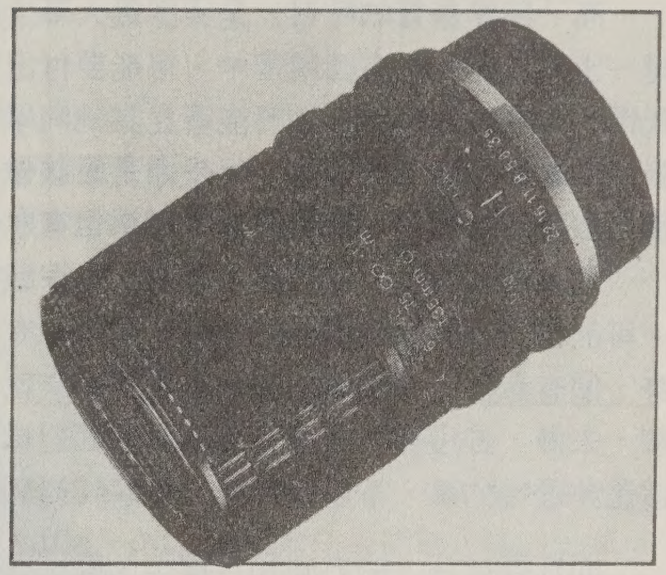
「我一早已經發覺到了，不過我不敢說出來吧。」廖的坦誠引來哄堂大笑。「現在的大專基督徒實在太乖了，一上堂就趴在桌上，啃着筆桿，準備好抄筆記，功課按時交足，絕不走堂。以前我們就爲學生運動而經常走堂，現在則不用了，十足像中學生上課似的。無疑，這不是壞事，但絕少人向制度作出挑戰，總之就全部受落，絕無異議。可能有一個客觀因素，就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大都被政府表面上解決了。其實，**很多中大講師早嘆喟大專生的中學生化了**。」

石說出這現象的背後是顯示出他們都是在電視機前長大的一羣，無論在樣子和思想上都很幼嫩，他認爲這本來不是大問題，祇要他們能認識自己的問題而努力去改進。可惜大多因着自己的傲氣而不察覺或不承認這點，常常以自己的身份高居，這便有問題了。

突破的途徑

姑勿論這些批評有幾多程度上與我們相像，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盡了己份。但另一個問題便來到，我們怎知道是否盡了己職，很多人都說大專基督徒是受恩典的一羣，知識領域較廣，是教會的棟樑、重要人物和社會上的專業人材，這些寄望是否太重了一點？

然而，他們四位都很贊同：「多給誰，就向誰多取。」神多給大專基督徒，就自然要求更多更大了。但根據他們四位所說，亦離不開是「榮神益人」，「要回應基督的呼召」，「在信仰上紮穩根基好去事奉神」，**祇是當論及所需放棄的名利或其他時，比非大專生卻多了引誘**。當然這些給予羣體性的理想和目標看來太耳熟能詳，太「宏大」了，相信，對於個人的追求、目標中，還是要靠自己在落實行動中摸索出來的。然而，他們各人的經驗恰好給我們這在尋找的一班人一個方法或指標，使我們有一個借鏡。



以下經剪裁後的言論集中於尋求自身取向時的途徑及原則，但其實每個人背後都蘊藏了一個長時間的「嘗試—反省—嘗試—反省」過程，**我們當然亦必須透過實踐與反省共進的長時間摸索過程，方才能把這些方法上的提醒變成實質及有意義的路向**

首先，余認爲大專生必須抓緊神給予每個人的使命，淸楚看到事奉神的異象，而最基本的做法是**個人在信仰上紮根，著重與神的關係，便可以談使命了**。

石對此點的意見是要**不斷在信仰反省，更新，才能抓到方向和目標**。他說：「使命？我已經很久沒有用這個名詞了，反而我會問：『**你淸楚自己在做些甚麼嗎？**』最基本的使命是要去榮耀神，換言之，就是去關心社會，去宣教，在工作崗位上榮耀神，但其實並無需要去將使命來劃分得如此淸楚和落實的。要知道神對你的意思，便得看你和神的關係了。神給予你們特別的恩待，就有特別的要求，實不應白佔地土的，所以要去思想，怎樣事奉神，怎樣將信仰與所學的去見證及彰顯神。而反省的意思就是學習將信仰和生命作出聯結，加上聖經的看法和自己所得的經驗，就能找出個人的使命了。」

余强調每個基督徒都必須找尋整生的事奉方向，大抵各人都可能有不同的取向，但整體的意識，即是**信仰是全時間的投身，生活與信仰必定全時間相連的心態是不可少的**，從而不論工作、讀書，都要對得起主了！

而「**回應基督的呼召**」是梁認爲大專生所走的唯一出路。他表示在回應當中，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價，如在工作上的薪金可能會比其他同學少，面對的衝激和挑戰又會大些。但是**還是應該做一些縱使是很難看到結果、甚至是沒有結果但有意義的事**：「例如中國教會，這種投身要求人對宗教有感情。可能暫時未能看到實際的出路，但祇要有人肯投身，便有希望了。去做與有沒有果效本來就是兩回事，去做，去投身表示個人眞實的去面對信仰，而這是非理性的事，不單是理智上能解釋得到的。」

而在尋找個人的方向和目標中，廖則認爲大專生有兩點是應該做的：

（一）**顯露自己（EXPOSURE）**—將自己EXPOSE在不同的環境中去學習、感受和思想。像去年SCM的職員都到外地去，他們不是到處旅遊耍樂，而是到農村基層的地方去，了解當地人的生活情況，與他們一同工作，雖然看來很辛苦，但有很多的體驗，若果沒有EXPOSURE，就會很容易陷入中層階級的個人主義、自我中心等思想中，而『暴露』就能打破了這些觀念和思想，令生命有改變。」

（二）**Conscientisation即良心化**，在良心化的過程中亦同樣需要有Exposure，譬如可參與大專界學生團體，安排到九龍塘和艇戶的住處去分別住上數日，比較兩者不同之處，又或到劉千石那裏當義工，走到前綫去工作，那便會發現貧困者是受壓迫的羣衆，法律祇是保障有權勢和有錢的人。這種種經歷使個人的良心得以重整，從前的良心是『榮神益人，對得住自己。』現在的良心是『通過人羣去榮神益人。』」

「在找尋個人的理想和方向時，便是要經過EXPOSURE和CONSCIENTISATION的過程，否則要憑空去想像一些COMMITMENT是非常困難的。而『投身』經常都會有呼召的，神對每個人都有祂的計劃和特訂的時間，個人經驗的增長就更能確定神的呼召和自己的投身了。」廖更表示他自己已有三個準則去立定投身的方向及尋找神的呼召了：

「（一）**首先看清楚是否有此需要**
（二）**要看歷史發展的階段**
（三）**看天國的模式，再從聖經的感動，看自己是否做得合宜了。**」

應做就去做

總的來說，普遍的大專基督徒給予人們的印象是貶多於褒的，我們未必完全同意，但「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有則改之，無則自勉」之之外，我們必須透過對自己嚴格的要求，不怕痛苦地挖自己的瘡疤，看清楚自己的境況及週圍環境的需要，主動勇敢地改變現況，投身具體的事奉之中**不管是學科與信仰的融合、專業道德的確立、對所處制度的批判、教會模式的探索、中國教會發展的摸索、門徒栽培的方法重整……在在都等待有分析力的大專生付上時間精力，長時期的擺上來改善，**勿再隨着平庸冷漠歡樂今宵式的洪流所掩蓋，失去個人身份。

或許一些事實會橫加阻撓你底理想的實現，最好的例子莫如畢業後投身社會中工作了，很多在大專校園裏大喊理想目標的人始終倒退失落，但也有不少人仍能堅持理想，抓緊神的呼召，**若我們能在大專時抖集一羣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化作日後彼此支持的羣體，理想失落的情況應可減至最低的。**又有些人說現在應是純粹裝備的時間，但難道一切都留待畢業後才作麽？那時恐怕再難找到能明白你又能支持你的人了！

相信每個人都不想被人牽着鼻子走，每個人都願意積極考慮神的呼召，作個切實忠心良善的僕人，那麽：

套用梁家麟說的話：「**縱然沒有看得見的結果，我們仍應去做，要去做，認眞做！**」

套用一句廣告流行語：「**應做就去做！**」

套用一句小學教科書的教導：「**從今天起……**」





譚啓見

這樣的要求是否過份？

1

假如基督教眞的有前途，我們必須有具遠見的教會領袖。

假如教會領袖的應有條件是靈性高，有廣濶視野，又有卓越的分析辨別能力；大專生觸覺敏銳，分析力強，在情在理是當代極適當的接棒人。

可惜，現在的大專生不再一如期望的獨立思想、不斷反省、目光遠大，現代大專生經已淪爲火雞的一代。

從前「火紅」的年代，我們能在學運份子的責難間立作中流砥柱，然而如今「火雞」的年代，大專基督徒却只管「雞氣十足」、「雞聲喧天」。

之所以用「雞」，意思是「弱雞」，卽是廣東話俗語所謂「無料到」、「水皮」、「瘀嘢」，於是乎遇到一切問題一切事物都「騰雞」，少許事奉如領詩領小組會弄得手足無措，些微外間對基督教的誤解與攻擊嚇得雞手鴨腳盲目強來。身份還是大專生的我們本來就是思想、人格、情緒都未成熟的人，「弱雞」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可怕的是，我們往往「火雞作大餐」，以爲自己乏味淡澀的肉質可以移作聖誕大餐，獻給造物救贖的主，好像有時候聽到一些弟兄姊妹說「甘於做個中八生」、「信仰與學科當然沒有甚麽關係啦！」等自我規限的說話一樣，雖然滿口「我還有許多地方虧缺了主」，但却打從心底裏以爲在其信仰系統裏，一切已經很妥貼，已經爲主付出很多了，已經得着了。頂多是做些墨守成規，不理社會環境變遷的傳統教會事工，攪些基督徒佔了絕大部份出席率的佈道會之類，好像爲火雞肉塗上一些表面的調味醬，却不曾想及把火雞肉換上滿漢一樣，「

心安理得」地胡混過去，正是「符碌當道，雞犬升天」。

看到這裏，或者你會想起葡萄園的比喻，（太20：1－16）說主人並不虧待人，工作多的工作少的既已同樣應許了劃一工價，就是永生，那麽你犯不着紅了眼，說人家「弱雞」，不思進取：「神既隨意用人，或許他向我的要求只是工作一點點便可以罷！」大專弟兄姊妹們，我們却不可同時忘記了僕人的比喻（路19：11－27），神子交付了銀子予僕人，便要求僕人有相應的表現，否則便不是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反屬又惡又懶，致被丢在黑暗裏哀哭切齒。大專生既成大專生，思想機器自然比較好，可以多反省多看書，擁有較廣濶的眼界，較遠大的眼光，放眼世界，關心社會，更新教會，假若容讓我們自己目光如豆、思想狹隘、抱殘守缺，不肯更新變化，隨着時代轉變而仍能察驗何爲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思量改進信仰表達的形式，我們無疑便是埋了銀子在地裏，忘了先知的職份，叫神失望，令教會停滯不前。

許多時候，我們躲在圖書館裏，說是裝備自己，但不知道世界、社會、教會的需要的話，縱有無所不包的思想、技術，但眞的能發出對應時代的先知聲音嗎？

其實，畢業生流失率之高也足以推動我們切實裝備自己。君不見百分之七八十的弟兄姊妹皆在面對眞正的價值觀挑戰、社會觀念、環境的模造而放棄信仰？當然，知道很多而仍流失的不是沒有，但比例來說，未經風雨、溫室中成長的總比稍經思想、價值衝突洗禮的弟兄姊妹難以抵禦狂風暴雨。至於畢業後仍是不冷不熱，苟且偸安，一至五工作，星期天到到崇拜、捐捐錢的信徒，安逸而又把信仰與生活分割，實際上比起流失不遑多讓，一樣是行屍走肉，低貶了信仰向人委身的要求，神說要把他從口裏吐出去！

2

「安安樂樂，讀緊大學」是部份大專生的現況，往往是受部份報喜不報憂的假先知的說話影響，尤其是新生被高年級錯誤引導的結果，以致不理世事的態度，禍延低年級，甚至發揚光大。不過，絕不是沒有人看得到眞實的情形，那麽究竟是甚麽使弟兄姊妹視而不見，見而不能動呢？換句話來說，怎麽許多人不肯不會不曾主動思想，以爲妥貼？又是爲甚麽使知道的人不能衝破藩籬，找出去路呢？

影響我們不主動思想、認出弊端的，首先是觀念問題，我們往往被困於一些傳統的，迷信色彩很濃的禁忌觀，又或者一些不必要的二分對立的觀念中。使明知必須抗衡的地方不敢思想，使問題永遠不會闖入自己的思想範疇。《橄欖》三十八期曾經以《破除迷信》爲主題，嘗試打破缺乏求眞精神和開放態度，不問情由，不假思索，或只容許單一思索而接受的命題、觀念、教條、生活形態、文化規範與及處事方式，其內容就曾希望喚醒弟兄姊妹。於是，點出「屬靈」「屬世」不時有的誤分；「傳福音」被狹隘思想擴大而掩蓋其眞諦；「新派」一詞被用作窒息再思量的毒藥；「個人領受」用來推諉肢體分工的眞正意義……

在這裏，讓我再提三兩不要得的態度。

一、鴕鳥心態。港大團契在三月十八日的幻燈片中描述的情景正好表達了這種自顧自的小圈子心態，不聞世事。「今日，福音派信徒仍然停留在中古時代的世界觀裏，將信仰劃限於人與神的所謂「屬靈」關係，虛無飄渺，忽略了人神關係必須在人類具體的生活中表現出來，卽是政治、經濟等架構上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實現。往往宣稱自己經已擁有一切問題的答案，把持住一套很大程度上是小資產階級而非聖經的神學觀念，漠視被生活煎熬的兄弟，指責積極參予社會改革，爲受壓逼者賣命的弟兄姊妹。這些態度，豈不是證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於是，人家批評：「他們口口聲聲說愛人，但在實際生活裏，我根本沒感受到他們的愛！他們只是小撮人自己安樂！」我們竟說：「社會上有不合理的事？我不知！有人飢寒交迫？我看不到！有人被壓逼而呼號？我聽不到！就算眞的是有這些事，亦請你不要告訴我，不要讓我知道，給我看見，令我聽到。我唔願意有人擾亂我的寧靜和溫馨，更不願意有人破壞我的和諧和夢境！」假如我們眞的不肯開放自己，一切事都屬枉然！時代的先知，洞悉今日問題，將是失落了的恩賜！

二、找簡單答案的習慣。我們自小慣於接受快速簡捷的標準模擬答案，信仰方面的問題更是如此。這產生兩個問題，第一是答案未必切合現況，給答案的人或是長者或是導師，工作方式及其認識的或許是從前適切的答案，但今天社會變遷知識增長得這麽快（如香港民主選舉制度的新突破或電腦變成家庭普及器具），解決便不一定完滿了。第二，沒有經過掙扎而得的答案，往往流於TRIVIAL ，是知道而不是瞭解

請沿虛線剪

編號：

□續訂
□新訂
□贊助訂戶

橄欖雜誌訂閱單

姓名：＿＿＿＿＿牧師／先生／小姐／女士

地址：＿＿＿＿＿

電話：＿＿＿＿＿ 教會：＿＿＿＿＿

辦事機構／就讀學校：＿＿＿＿＿

由第＿＿＿期開始訂閱。

附現金／支票／滙票＿＿＿元作訂費／贊助訂費／奉獻。

- 本港訂戶訂閱全年六期共港幣廿二元正。
- 海外訂戶全年美金六元五角／港幣三十七元正，（敬請用滙票）。
- 奉獻港幣一百元正或以上者，可成爲贊助訂戶（但必須註明爲奉獻作贊助訂費之用），並將獲贈閱橄欖雜誌一年。
- 支票或滙票付款請寫明「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橄欖雜誌」（或H. K. U. CHRISTIAN ASSOCIATION OLIVE）並加橫線。
- 如欲訂購多份，可寫在附紙上一併寄來。

★請註明續訂、新訂或贊助訂戶。

- 訂閱及奉獻可到香港任何一間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直接存入HKU CHRISTIAN ASSOCIA-TION, OLIVE之儲蓄戶口082-6-003949，然後將存款收條寄往香港西營盤郵箱50379號橄欖出版委員會，當發出正式收據。

下列由本社填寫

日 期：						
備 註：						

徵求訂戶

假如在大專界的戰場上，我們肯定了一份基督徒刊物的戰略性，假如在香港基督教期刊中，我們肯定了橄欖的角色，那麼，爲着更有效地把橄欖的異象傳開，你願否花數分鐘的時間，幫我們一點忙……。

訂閱橄欖固然是對我們最佳的支持。可是，我們也需要你爲這一份文字事奉工作代禱，奉獻，更需要你替橄欖作一點介紹。請你現在於下列空格中塡上你親友的姓名地址，然後將之投寄，我們便會隨即給他們寄上宣傳資料。

請用一點適合的實際行動，讓我們更清楚地明白你的支持！

姓名：＿＿＿＿＿

地址：＿＿＿＿＿

姓名：＿＿＿＿＿

地址：＿＿＿＿＿

源是信仰觀
己爲信仰眞
弟兄姊妹。

是認爲未信
其數，信有
得平安，若
突。其實，
世界，則生
的行爲，無
要裂開，因
仰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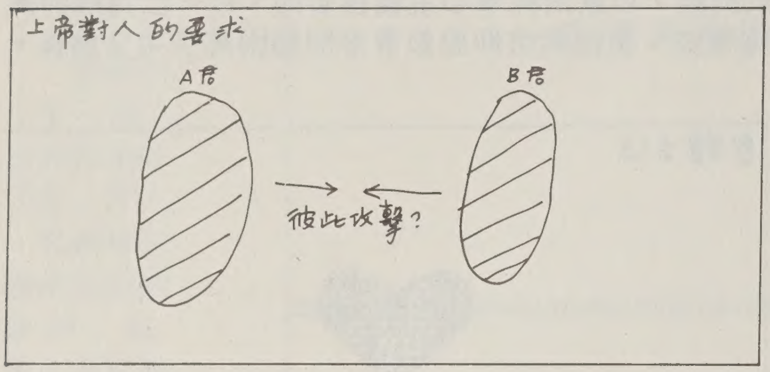
的信仰

一部份，強
爲信仰的全
相處……成
組別的一些
班、團契或

今天，問題不再是我們不知道，而是我們是否閒懶，又或是畏懼，以致把大專生的恩賜埋沒，不認眞在求知求更新的路上付上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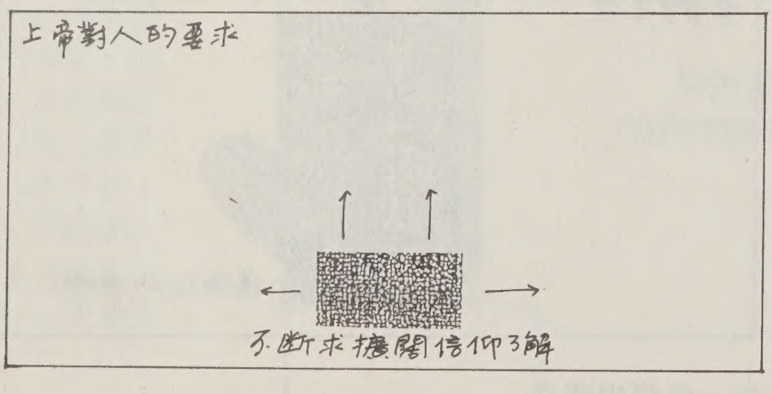
教會職員工作、派單張、唸四律或畫福音橋、辦栽培組、看一些屬靈書籍等。這種信仰與生活分家的觀念直接影響個人的整全性，正像人把新布縫在舊衣服上

，不單不眞正補好衣服，這些點綴式宗教行爲甚至帶壞了舊衣服，使破的更大。（可 2 ：21 ）



三、自以爲擁有一切答案

第三種情況是大體上接納了信仰是整個生活的背後動力，又或者說生活的每一部份都是信仰的彰顯，於是無論坐下起來、睡眠淸醒、工作休息、靈修讀書、吃飯事奉……都與信仰緊緊相扣，但問題是狹隘的思想，以爲自己的做法便是信仰的全部，漠視了他人可能領受得到的又非你已知的部份，輕則說肢體分工而不再思慮，重則彼此攻擊，彼此指摘。譬如注重讀福音橋佈道的指責抗衡社會壞風氣及不良制度的關社信徒，後者又指責前者漠視社會責任不思福音預工。這種排斥性的自以爲擁有一切眞理及眞理之理解的信仰觀，其實是小視了信仰，立黨設派，叫教外人笑話。（林前 1 ：10 — 13 ）



四、不斷進步的信仰

在這個信仰觀裏，信仰之能達之範圍遠超個人生活範疇，個人生活則完全溶入其內，而且個人不斷求進步，探索整個信徒使命，化作能影響生命方向的眞知識，實踐上主的要求。其實，我們最忌自滿自足，以爲一切已經知道，亦應防止自暴自棄式的畸型自滿，覺得學也學不來，如此，方會眞的領略到基督教信仰的豐盛，也不致盲目排斥他人的見地，而是透過聖經原則的檢定，接納或拒絕。若是神的要求（不論是觀念上的更新或使命範疇的擴濶，實踐使命的途徑），便與自己原有的一套相融合，正、反、和地辯證改進，戮力去完成。所以，對與己不同的觀念與行動，當存開放而審愼的態度，經過聖經原意的原則透視，方可下定論，切忌未查先罵，徒使外人覺得信仰愚昧無知，盲從不確，亦有礙個人及教會整體回應基督的呼召的整全性（我們不是要刪了部份聖經教訓吧！）。

要達致上述所說的境界，料非一蹴即就的東西，且需掙扎衝激，却又循序漸進的增長，況且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實須更多與不同看法的弟兄姊妹多接觸討論，使教會及個人都漸漸成熟，更臻上主要求。

大專的同學們，我們斷不應閉關自守，墨守成規，不思長進，而應用盡思想力強，能動性高的特質，去作先鋒及先知，燒盡爲主。

弟兄姊妹們，這個想法有甚麽漏洞呢？懇誠等待大家開放而又嚴謹的討論！（《橄欖》可作論壇！）

以上整篇文章寫得也許太犬儒主義（ CYNICAL），憤世嫉俗，但一來唯有透過強烈反面的描寫才能刺激起深刻深入的思想，二來反躬自問，筆者亦是置身大專信徒羣中，找尋整生事奉的方向是自己嚮往之極的話題，栽培自己確不容易，而怎樣使週遭的弟兄姊妹意會到我們將是未來教會、社會的棟樑，携手爲教會尋出路，爲抗衡魔鬼在社會中鼓吹的自私、膚淺、人云亦云、畸型自滿等等意識而奮鬥，也是心底裏的求盼，朝夕祈求的宿願。正如耶穌在山上變像的時候，我們都愛學像彼得（太 17 ：1 — 8 ；可 9 ：2 — 8 ），甘願離世與主同住，搭棚予耶穌、以利亞、摩西居停，因爲「我們在這裏眞好」，然而，上帝向我們的要求，却非是顧己不顧人，漠視社會不公，單顧甜蜜溫馨的小圈子信仰狀況，而是聽從主耶穌，學效主耶穌在世關顧人的事奉：傳道，教訓、治病、趕鬼。

我們大專生要對社會對教會有先知的訊息，不然信仰便會與時代脫節，基督教也淪爲可有可無的宗教寄托。弟兄姊妹們，起來吧！

（本文大部份資料源於港大團契八三年三月十一日的「團契路向討論會」之幻燈片及其後之公開討論，與及三月十八日之《橄欖》小組與職員會之交流討論會。）



請沿虛線剪

火雞！火雞·火雞？

「符碌」、「火雞」、中學生化……等等負面字眼，用來形容今天的大專基督徒適當嗎？

看了這個專輯，你同意它提供的出路嗎？

在教會的肢體分工上，你看大專信徒有甚麼角色？

大專生今天應有甚麼取向和目標？

這樣的要求是否過份？

我們又可有那些具體的方向可以投身呢？

你自己又怎樣看大專教育對你的意義？

上面一連串的問題，我們希望得到你的回答，相信你也早已按捺不住，要表達你的看法了，於是我們預備了這剪寄之頁，希望方便你寫下感想，或褒或貶，或自白或討論都無任歡迎。

寫好了請附上姓名、院校或工作崗位、地址、放進信封，貼上郵票，寄到香港西營盤郵局信箱50379號。

竭誠等待你的來信！

專輯小組上

我的回應

accept me as i am, that i may learn what i can become.

起來！我們再戰 幾百回合！

學生運動・社會工作・壓力團體・市政局競選
成長起跌・人生體會・信仰經驗・工作感受

馮檢基的另一面





編者按

死板板的論理，縱然真縱然合理，往往在沒有實踐的途徑及例子下，變成純粹邏輯論證的空談，未必成得了影響整體生命方向的真知識。然而，當看見活生生的人為所言所信擺上一生，其衝擊力之大，不敢小覷，故此，我們決定按時找到熱切於生命，熱切於信仰的弟兄姊妹，前輩長者，希望生命之交流，給予我們好些刺激與鼓勵。

我們訪問的對象，除主要是基督徒外，還會有一些獨特的經驗或看法，可能與一般人不盡相同，對信仰的體會亦未必一樣，但其生命力、思想…或多或少都會擴闊了我們對生命對信仰的理解，刺激起我們作更深入的信仰反省，又或加强我們對事物的認識。看着人家的例子，在我們找尋人生路向時，總多點洞悉力(INSIGHT)，更切實的把信仰與生活整體連結。

誠實真誠的溝通，帶來大大小小的刺激，且看我們如何認識一個人，與及他闡釋信仰的方法。

學生運動・社會工作・壓力團體・市政局競選
成長起跌・人生體會・信仰經驗・工作感受

正題之前

假如你是深水埗東區的居民，或許你會接過馮檢基的競選宣傳單張，一個由數十個團體及個人支持助選的市政局候選人，上至從事多年社會事務的葉錫恩議員，下達大坑東的攤檔小販，廣至衆多壓力團體都支持的這個人，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宗教信仰又曾在他身上起過甚麽作用，以致今天的積極投身社會服務。

透過一位劉先生的介紹，歷時超過三小時的訪問便在一間窄得轉不得身的小房間裏進行，暢談馮檢基的一切，由學運時期被冠以「社會派」的工作者，怎樣受信仰的影響，經過似不光采的自港大退學，轉至社區社會工作的範圍，再唸書及作壓力團體的工作，及至又怎樣思想參予市政局，現在又怎樣詮釋信仰都有充份的分享溝通，相信對認識這個從前的港大人，有充份的描述。

對社工界來說，這篇訪問反映了社工參政的思想過程；對學生運動工作者來說；這篇文章揭示了畢業後可走的「繼續關社」工作方式；對基督徒來說，更可說有非常新鮮的對信仰動力的闡述；對大專生來說，起碼提供了一個例子，一個不死讀書、頽廢、自我中心的人的生動寫照。

以人鑑己，可作鼓勵，尤其是像馮檢基這樣多姿多采，積極向公平和民主等目標奮鬥的人，雖然篇幅稍長，但假如你看到他直言他恐懼權力帶來腐化，信仰是件複雜紊亂……等等很難聽到的眞誠說話，相信你會越看會越好奇，越味道津然……。

社會派的他信主了？

「知道你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今次又是人物專訪，可否先介紹一下你自己？」我們開門見山便問。

「不提宗教嗎？」馮檢基很愕然，大抵以爲基督徒辦的雜誌對這些會最有興趣。「但我很想提，宗教對我起了很大的影響！若將我的感覺寫出來也許很神怪，不信的人可能覺得只是迷信，古靈精怪而已！」

也好，便由這此開始，他說他自小學便透過天主教徒老師接觸信仰，但後來便不了了之，中學亦沒有甚麽思想宗教的問題。也許和哥哥姊姊年紀太過懸殊吧，自少他便比較外向，喜歡攪活動，此一直維持到七四年進了大學。（或許他的家庭背景資料也有幫助我們了解馮檢基，他有兩個媽媽，而姊姊都比他大五十年有多，對上的哥哥也比他大十年！當他出世時，其大媽已經逝世了。）

「入了大學，就讀於社會科學系，這時期的活動主要是籌劃三蛇（即港大學生會社會科學會）及作了「香港週」的籌委主席。

「那時候有一羣同學在一起，但當與基督徒同學說及基督教時，便用社會科學的批判和驗證〖開火〗，批判說，我們往往贏了，但驗證方面則驗不出來，這樣我們便認爲自己是對的，基督徒們不妥。」這是許多人的經驗呀！

「但有一次，看了一套幻燈片《蛻變》，感受却很深。不錯，最初知道能入港大是很高興的，但入了之後，就覺得很空。空的原因是因爲發覺原來事實不是與中學時期幻想的大學那麽美，發覺第一學不到東西，第二人與人之間並不是那麽融洽，第三是各人放學後就不知所踪，剩下一羣肯〖攪嘢〗的同學，好像沒有東西可以拿得緊的。《蛻變》除說了這些東西外，還說及我的心情。當時我留下了姓名，也開始了跟進了小組，和一羣基督徒談社會動態，人生大事，往往都辯論至他們不能回答，又用社會科學的一套去解釋信神的人的行徑。」也許這就是所謂「火紅的年代」時，基督徒被問得啞口無言，被逼談理性、社關的日子的事例吧！

「到了考試前夕，心情很煩燥，却有不少基督徒一個跟一個的問我是否去福音營，本多是挺不願去的，一來是貴，二來福音營給我的印象不過是很悶的東西，但後來怕了他們的天天糾纏，便去了，初時可能是想針對基督徒，要說些尖銳的問題難倒他們，後來態度上也有些想找到是否有神存在。」福音營是港大團契首辦的傳福音方法，想不到馮檢基也正是從福音營裏首次表示了他的意願，肯想想基督教是否便是他要的宗教信仰。當時，不少「猛人」成了這些營的當然組長，而當年影響馮檢基很深的福音營組長，便恰是寫《苦罪懸迷》及《慧境神遊》的梁燕城。

「那時我拿了勇氣表示自己的願意信，之後繼續留下沙灘和梁燕城傾談禱告了約一小時，那時已經是午夜三時多了，但我仍獨自一人坐在沙灘，想想剛才自己的祈禱，自己是否感受到神，因爲福音營裏他們常將一些事情神化了，正如我現在告訴你的一樣有點神化，而我却一點感覺也沒有，祈禱像打了電波上去却沒有甚麽東西下來，不覺得有交通。雖然感覺是這樣，我還是等到四時多才回房睡。六時多便給人聲吵醒了，開始唸早課，這時我整個人都不同了，有脫胎換骨的感覺，精力充沛地完成了那一天的節目。」

信主後便面對退學！

「那一年每個學院要選一個代表往東南亞的大學看看當地學生、制度、生活情況，回來寫報告，而我則代表社會科學院。但臨行前放榜，發現我需要補考，然而許多師兄都說沒有問題，只要輕輕讀過便可及格的，加上也來不及找人代替，便終於跟了考察團去了。」一年級的他，本想透過社會科學會的工作去競選學生會會長，與「國粹派」一較高低，但想不到跟團回來之後的補考，却遇上「滑鐵盧之役」，被迫離校。究竟他有沒有爭取留學呢？

「有，我一直都努力爭取，以至到校長黃麗松那裏爭取。不開心不等於不爭取，雖然最後也要真的離校。那時要離校的人都會找輔導員，但輔導員也覺得我的行動很奇怪，可能凡是找她的人都會像世界末日似的，獨我一個不是，反與她有講有笑，歸根結底，都是自己的信仰！但『香港週』仍未完結，要到十二月才推出，通常一般人都不再有信心和面子返回學校，但我依然每天返學校，繼續攪『香港週』，我當時是籌委主席，一直到『香港週』完結才不回去。同學們都感到奇怪：若果是自己的話就不回來。況且我返到他們中間，一樣是有說有笑，他們問我原因時，我說可能是與信主有關，當時，我信主還不到三個月！」

社工與再唸大學。

馮檢基繼續談他的經歷：「逼於還大學的貸款，在等候了三個月後便毅然應承了首個接觸我的機構『社區組織協會』（前幾年曾被政府某秘密組織懷疑的壓力團體，現在仍不斷對港府政策提出評議）。我以前嫌社會工作是維護現行不公平制度，沒有促進改革的工作。事實上，SOCO的工作方法很不同，與我以前接觸港大的社工方式、內容都很不一樣。」始終不脫「社會派」的關心社會，銳意改變現存流弊的本色！

事實上，馮檢基在三年多的SOCO工作裏，在大坑東實在組織了一羣街坊，其中更感動了一位文盲家庭主婦，由不理社區事務變成SOCO的全職社區社工。居民團體發展得很全面，包括關注區內房屋政策如重建等及各項小組活動。但這時他開始感到「不知如何發展工作」，加上與機構有方向上的不統一，便拿着僅有的積蓄到英國一間收費較便宜的大學唸「社會政策及行政」。

「唸書可說是一個奇遇，原來這間本來收海外生學費與本地生一樣的學校因經濟問題不能再支持海外生，但因爲郵遞有誤而不能通知到我，於是我便在那邊做足三年事，半工讀的唸完書。」不知怎的，他的奇遇特別多。經驗過生活經濟困難的馮檢基，當然義不容辭地加入反增留英學生學費的行動，以過去的工作經驗，爭取減費。

罪自内心生！

在二年級升三年級的時候，馮檢基爲了賺錢支持學費和生活費，毅然申請到美國一個TRAVELLING CARNIVAL任職，希望賺多些錢，却被郵務人員大罷工，把他的C.I.扣起了，害得他四方奔走，幾乎失了多賺生活費的良機。幾天內他跑了三個大城市，舟車之間頻頻撲撲，來來回回找各部門強烈要求取回過境簽證，但結果仍徒勞無功，急得他如熱鍋上的螞蟻。

後來經過一番很大的努力才取回C.I.，終於得以起行。當然，和一羣外國人同住同工作，遇到很大的文化震異（CULTURE SHOCK），但更重要的却不在這些。

「做了四五天後，到我來說，可以說是最尖銳的時刻了，有個同團的女孩子竟然在衆目睽睽下換衣服！當時，我內心有很大的刺激和矛盾，究竟我看不看呢？很多人的本性叫自己去看，但又有道德觀價值觀說這些是罪，不應該看，一個慾念，一個壓力，兩方面對我都有很大衝擊……」靈慾之爭，始終是不易戰勝的，使徒保羅尚且如是，我們又能怎樣勝過？

「突然間小到了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却想通了。其實之所以有這許多問題，並不在別人是否在你面前脫衣褲，而是在乎自己怎樣去想而已！換衣服，正如吃飯睡覺一樣，是很自然的基本動作，之所以有這麽多慾念刺激，純粹是自己幻想出來的，幻想又刺激你去再想多些……其實是自己引誘自己多於人家引誘你！想通了，便不再特別介意，看到就看到，看不到就看不到，從此正心誠意做自己的事。」罪不在魔鬼的引誘，而在乎你是否內心有虧，甘被拖跨。今天，我們不是要把自己鎖進修道院，以爲從此無惡念，因爲引誘不單發自外圍世界，更在乎是否心存罪念，所以不必逃避一切社會面的接觸，而是求神給我們一個清潔的心，處於世俗千奇百怪的誘惑中而不受試探！

學生運動・社會工作・壓力團體・市政局競選
成長起跌・人生體會・信仰經驗・工作感受

物我兩忘，思想奔發

「那趟暑期工作最重要的經驗却不在此，而是在坐車由美國到加拿大的路上，那時約是深夜十二時多，車由中部北上，看到了整個草長路窄的大平原。車頭是塊大玻璃，而我又坐在司機位旁，一路高速行駛時，我完全覺得自己不像在坐車，簡直像在飛行，當時的感覺是很逍遙、很自在……不，該怎麽說呢？……是，即你與世界已經沒有分別，與大自然沒有分別！」談到這此經驗，馮檢基更加眉飛色舞。

「突然我有一個感覺，就是這個偉大飛行的景像中有些東西，這東西是很有愛心的。這東西很大，大到我感覺不到它的盡頭，就好像車前的景物沒有盡頭一樣。可是，我又覺得它甚麽也沒有，唯一的，就是覺得有一種力量、一種動力，令我不期然內心湧出初信時那份喜悅、豐滿，而且那種動力比以前更加厲害。直覺上便說這就是神……」

「接着便有一段思想，在腦海裏映現了個多小時，由頭至尾把聖經自創世到審判舖演出來……」。

「不要把這一切當眞，是否眞正的神學或是神所講的一套東西！這只是一段思潮，但我仍不斷與牧師、神甫傾談，究竟這段思潮有幾多可以接受，幾多不可以接受。這段思潮很長很長，不知道你們是否有興趣聽下去？」

「不要緊，有興趣！」我們異口同聲的相和，馮檢基帶着喜悅，便這樣滔滔不絕的說了個多小時話。由於實在太長，而且多是神學性很重的解釋聖經一些記載的概念，所以不打算在這裏詳述，謹將幾點特別的地方記下來，以助理解。

「愛是神的特質中重要的一環。

「愛是一種行動，不是一種概念，而且行動的當兒不會有愛的概念在腦際。愛是應化在潛意識的推動人行動的，不在乎思想、意志……。

「愛的最高境界是不佔有操縱你所愛的，而且也不是把所愛放在最完美的地方，愛是容許你所愛的他反對你，而你仍爲他祝福。

「罪是人自己定立價值觀，不用神的一套，用自由意志運用神創造時賦予的潛能，另定自己的國度和價值觀。人因着長大是受別「人」的薰染而沒有辦法與神的價值觀接觸，所以便會維持人自立的價值觀，即『原罪』。

「罪是積習難返，正如在負數裏的範疇裏，不論上下左右走，都不會意會到有正數的可能，即不會懂得有神的價值觀可依循。而耶穌之臨，即好像「零」的特式一樣，一面是正，一面是負，把兩組數變成有可溝通，人在人的價值觀內，也可以有一個導向，怎樣離開負而進入正數，即神的意旨中。故此，人的生命可以有方向，去學效愛的價值觀，透過耶穌，學習原始的伊甸園的價值觀。

「審判就是把行事時的價值觀與神定立的價值觀相印證，偏差的話，便校正，誠心誠意悔改。故此，可以說基督徒的審判是始自今世的……。」

對馮檢基說的思潮，大抵沒有甚麽很大很新的神學觀點，而且漏洞也確實存在，但信仰作爲整個生活行動的潛意識，的確是給了我們一個INSIGHT，假若我們用更科學的方法研究聖經的教訓，却不能使其要求成了潛意識的一部份，那麽還不過是空談嗎？而且，行動之時不必想是否神的要求，只管做，若有思慮，這便可能是有問題，不應去做了，反過來說，行動之後再印證當時的動機、原則，便是審判。從馮檢基對壓力團體、社會工作……等的工作裏，都很容易感覺到那段愛的原動力，鼓勵他馬不停蹄地爲小市民奔走，爲較公平的制度努力。

「會否神在你心目中只是個觀念而已呢？」

「我說過樣樣都可以用社會科學解釋，心理學、社會學……我現在都可以……」

「我不是用社會科學……」

「可以說是一個觀念，但問題是：第一，雖然我一直都有接觸基督徒，但我亦一直工作，一星期七天的工作很難容許我返教會；第二，我讀聖經不多，相反，我看了很多其他書，《莊子》看了三次，《禪》看了六次，而《聖經》一次也未看完……另外我有一件事告訴大家，若想更瞭解神的話，就應多看《莊子》和《禪》，是很相似的，尤其是禪的境界，由愛變到零變到無限。無限等於零，是禪的境界，兩樣矛盾的東西却又不同時是一樣東西，你怎樣接受這概念……愛到最高境界是再沒有愛的概念，即當你每個細胞都有愛，就不再用想愛是甚麽，當你想你要愛他時，已經不是愛他了，到了這個眞愛的境界，就是你愛的人摑你幾掌也可以……這就是禪的境界。信仰的境界也是一般……」

「那麽神是不必有的了？或者說不需要神這個字了？」

「禪和基督教的分別，是禪沒有談及動力，只告訴你可以提昇到那個境界，將世界、物質、價值看『

化』。但動力在何方呢？根本沒有提及過，但基督給了我們根！可以把愛推及每一個人。」

大坑東到公屋評議會

「在大坑東社區組織協會工作的三年，你做過些甚麽呢？因爲我也是在附近住的……」我們急不及待地追問下去。

「概括來說，是藉重建的問題引發起部份街坊注意到屋租、厠所、浴室、衞生、燈光等區內環境問題，後來又攪些康樂活動來組織更多居民……」說到工作經驗，馮檢基又口若懸河了。「社康課程、溫習班、研究教育制度的家長組、區報編輯組……都安定下來，加租變成四年一次，首次的地區性攤位遊戲等都試過了，看到區內的成長，便發覺我已經沒有甚麽用了，便決定去唸『社會政策和社會行政』。」

……

「在大坑東工作及現在工作裏，有否想到信仰對你的工作有何關係呢？」我們很是好奇。

「沒有想過。現在回想起來……當你能夠將信仰變成潛意識的時候，即在每句話每個動作中透浸的話，就開始不必計較了。若你愈計較每個動作是否與神有關係，你就愈易不信，雖然主觀上還以爲自己很信。若信神已變成潛意識，你再無須問自己這個問題……」

「其實，不信的人也可以這樣做吖？」打蛇隨棍上，且看他怎樣抵消這一下。

「但心態不同！表現一樣却不等於一樣。大家都扶起一個乞丐，又給了他一點錢，但你不須故意說『我很愛他』，因爲你這樣做時根本不會想及這些問題。若你常常想着這些，我就懷疑你是否有愛心了。」或許這是眞的，我們要追求的是把信仰化成潛意識，化成一切行爲的原動力，而不是終日思想這考慮那，反而不把愛神愛人的行動活出來。

「是否自英國回來，便立刻在公屋評議會工作呢？」我們又回到參加壓力團體的問題上走。

「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前身是社區組織協會與另一社工機構於七七年反加租運動的聯合委員會，由於爭取到把租金凍結四年才加租，覺得不值得解散委員會，當時經已熟落了的街坊便繼續坐在一起，研究房屋政策，又得到普世教協及一位醫生的資助，加上一位牧師找了一間教會作爲開會的地方，便考慮請個全職職員協助整羣街坊工作，正好去年我從英國回來，便請了我這個從前的半職組織者。那時，公屋評議已註册了四年了！」

「現在公屋評議會的工作大抵有四方面：㈠重建政策問題；㈡臨時房屋區上樓政策問題；㈢租務問題評議和㈣戶籍問題，也就是讓子女留在公屋之內。」

社工參政的思想歷程

「此外，在檢討過去社區民衆工作時，發覺社工式（即居民參予、居民自決）的方法在推動民主及權益上，並未得到甚麽大的果實，便想藉此試試作帶動式的領導羣衆的工作方式。同時，我們不單要面對居民團體發展，還要面對自己的國家民族問題，旣然社工也是市民的一份子，便應同時考慮自己上前線了。所以區議會這個政治味重的組織也開始有社工參予。假如我們面對那麽多問題仍用以前的做法，即再用時間去推動居民而仍未能成功，其實，只有兩個可行的做法：一個是推，再推動居民關心社會，其二就是拉，上前線，扯人去。我自己就嘗試用拉上去的方法，把居民關注範圍拉上去。況且在政治面前每一個人都是CLIENT，是居民，用社工原則說居民參予的話，我自己也應當去，即是參予並沒有違反社工的原則。所以我覺得需要參政。」

參政不錯可以嘗試應付一切政治化與（即鼓吹參政），但與一貫的壓力團體的參予方式，又怎樣相比較呢？

「壓力團體是靠影響力的，即影響輿論，輿論又去影響政府，政府再作出相應的改革。但這十多年來，政府可說『睇死』了壓力團體，不會由攪運動變成攪暴動，就不驚壓力了！六七年的暴動，政府都會驚，但明知是只靠輿論，不會用暴力，則只限於行政上和小原則的問題上才會讓步，說到大原則，金錢分配方面，就斷不讓步，基本上就不會有大改！現在唯一可行的是爭權！不是爭取壓力，而是權力！」

「壓力團體豈不是可有可無？」

「不，必須有人出聲才會知道現況的不公，但影響力是屬間接性的，目標是改革社會。」果然不出當年社會派的本色！「但改革社會另一個方法，是參政，譬如區議會、市政局，透過一人參政代表市民而攪助選團的人，當選後仍可繼續走在一起，討論政策問題。」

訪問進行時是一月尾，離市政局競選投票日尙遠，我們便扯到市政局競選對他有甚麽意義？

「我也不一定會成功，輸了也不成問題。成敗都好，助選團都會成了一個聯會，而我的助選團有八個主力團體，有地方居民組織，若當選了，便由他們監察我！選不出，便由我們一起監察別人！我覺得用了的時間精力，都是不會浪費的，果實遲早會長出來的。其實，當市政局議員實際工作範圍有限，但重要的是社會形象和社會地位，可以起更大的輿論壓力，而且，還有另一個可能性，就是議員的權力可能增大。」

社會工作者推與拉的方法都用上了，我們當然期望美滿的果實，即或不然，馮檢基這樣精力充沛，積極進取的態度，亦斷不會在香港社會起不了作用

香港房屋政策評議

「你一直談參政，都很關心區域性街坊居民的參予，是不是意謂你傾向不理整體方向的看法呢？」聽其遺而難之，且看他又有何看法。

「整體方向上，我唯一關注的是公屋。其他方面的資料比較少，不能亂作評論。公屋方面，其實牽涉到原則性的問題，就是怎樣解決連帶影響屋租、政府收入來源、財務經濟、地產的高地價政策，除非是香港政府本身改革基本概念，否則是不容易推倒的。」

「你對非法移民造成香港房屋問題這說法有何意見？」還記得一月的九龍灣居民絕食抗議事件嗎？有不少人說這是大陸人弄壞香港的房屋供求情況。

「公屋根本不容許非法移民入住！如果說綠印者，則應是合法移民。既然容許他們來香港，又接受他們為香港市民，就應該照顧他們，因着居港時間長短而定照顧程度。但既然是人，便應給予人的基本需要，就是衣食住行和社會關係、人際關係。光頭山臨時房屋區很明顯是未有足夠及可接納的基本設施（如交通和最被爭議的工作機會）便叫人搬進去的。若不能提供基本需要，就不應批准他們來港，既是香港合法市民，因他們是綠印者便說不能『享受』基本需要便不對！」

光頭山事件可能已得到暫時的初步的解決，但歸根究底，港府的遷移或新市鎮政策是綠印者或說部份香港市民所垢病的，到底問題何在呢？

「外國遷徙市民通常要二三十年，但香港同樣的建立新市鎮却往往用十年，而且外國政府會先提供學校、康樂場所、工作場所，聯絡到有人肯在那兒建工廠才讓人入住，但香港政府總有個心態，說『十年後會好了』，於是先逼一批人入住，然後才租得出樓下的舖位，因人數漸多，才吸引到廠家建廠，地價抬高，市鎮發展順利。這兩個得益循環不同，如果大家為香港要去開發沙漠，捱了十年，要是其他人一貫支持他們，並有物資供援，分享成果是沒有問題的，但只是由小部份人生捱死捱，却將得到的成果供諸整體，便是件很偉大的工作，斷不能用強逼的手法！」

「你對木屋政策又有何看法？」

「基本上有兩點建議。最根本的是『上樓』，積極計劃在若干年內解決木屋問題，其次是改善木屋情況，一是派人管理，二是將木屋變成設備好些的臨時房屋區。」

是推動「福利國」觀念嗎？

「這樣幹下去，你的工作會否是推動『福利國家』的觀念，加重政府的負擔呢？」按道理，這問題該是牽涉到馮檢基所唸的「社會政策及社會行政」的理論，殊不知却得到很不同的答案，和討論方向。

「如何走下去我未清楚，未敢下定語，但最重要的是要均衡一些、公平一些。要堅持這兩個原則去做，且要留意每個政策是否有問題，若有的話便要提出反對的意見及理由……」

即使是這種壓力團體式的，會否仍只是推動些小改革，維持現存政治制度呢？

「所以，要爭取的是權力，而不單是改革。因為民主與權力是分不開的。」

「這是維持現有的資本主義！……」

馮檢基不待我們說下去，便急着說：「有一天，若發覺資本主義聽市民的話，那沒問題！不是甚麽主義的問題，而是當政制在一個眞正運行過程中，有否向社會交待，向社會負責呢？是否有另一個肯交待肯負責的政府呢？是否是一個民主社會呢？它的出發點是否為了市民呢？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純粹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是資本主義的地方。香港是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而且是不講政治的資本主義，只有經濟發展，沒有政治發展，而外國的資本主義都是講政治的資本主義，即市民談政治，於是便有『福利國家』出現，因為在其資本主義過程中可以參政。而現今香港，也剛開始市民可以參政的一小步。……」

「這是你對香港政府的一點評價。你現在所做的一切，如參政、壓力團體，有否明確的目標呢？」我們還是喜愛個人些的目標！

「有很抽象的目標，如公平、民主、要交待……等。再細分下去，在政制上的改變，市民可多些實權，一個較多從市民角度想的政府，定政策時看重市民的意願，所以發展政府是最後的一個目標。」

信仰、人生、工作

「你一直強調沒有嘗試把信仰和工作扯上關係，情況是怎樣呢？」我們都是基督徒，當然有興趣問這個題目。

「不一定扯上關係，但其實很有關係！有甚麽動力推動我去做這麽多，而我一直都不覺得疲倦呢？在衡量一個政策是否合理，背後必有一套自己的價値觀，爲何覺得這套價値觀是對的呢？不就是先前說審判的意義時說的在印證價値觀嗎？怎樣將愛變成行動？如何個人幫助個人是簡單的，但當你去制定政策，就成了物資分配問題的價値判斷了！」

「以前有人說權力使人腐化，你參政……」

「我相信，我不敢否定自己會腐化。我都會輕飄飄。好像在港大的一年，由一個普通學生變成社會科學院副主席，又是學生會評議會評議員，跟着是香港週主席，目標是學生會會長，又選去東南亞看人家的大學……整個人都覺得很醒、很威。行路都不同……我最擔心一件事，推動一些對參政不大認識，不大穩定的人去參政，如我以前感到的飄飄然，當去到某些地步，就不容易接受別人的意見……」

談到愛是推動力，但却說公義多於說愛，究竟是怎樣的？

「公義是基於你覺得一些事情不正確不公平，而作出一些行動去對抗不公義的事情。可以說是公義的心，但都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的心。我不知道可否事事都歸依愛，然而，我現在的概念就是如此。」

「你對基督徒應當傳福音有甚麽看法？」

「我沒有做這個，暫時不知道。」

「但你也是別人與你傾談、攪福音營讓你想信仰、人生你才會信……」

「現在，我不就是對你們說嗎？」大夥兒都哈哈大笑起來。「我比較少將我的經歷與非基督徒分享，因我自己都受過一些害處。雖然現在說的經驗和福音營裏基督徒所說的一樣很神化，但問題在於不是那麽多人有這種宗教經驗，而你講到這麽神化會便不信！即使信了，但後來仍沒有你那種經驗，便會很糟！自我從英國回來，都很少和基督徒說那些經驗，反而與牧師、神父說得多，他們比較穩定，可以理解得到……我怕令人迷信，而我自己一直希望我不是迷信，更不想導致人迷信。」

問及一些感受式的問題，如怎樣感受社會民族，馮檢基直截了當的說不懂得怎樣答。雖然他說：「以前我不是那麽與人分享自己的感受，現在比較容易些。」畢竟他對感受性的問題還是有點忸怩，不及論理或說經歷時的口若懸河。

「我對感情是開放的。開心會笑，傷心會哭。既然開心可以對着很多人笑，怎麽傷心不可以在人面前哭？感情是自然的！我不會太壓抑自己的感情，哭起來不會理會有多少人在場……講實例，我就在大衆面前哭過，一次是大坑東的居民送我離港赴英時，第二次是……」

「平日做些甚麽？同工作分不開了，即是睡覺，起床工作，又睡覺……一星期七天，一個月三十日……我現在一個人住……」

「複雜，是，我信！信仰是很複雜的，但信念本身就很簡單……『人若不能變成小孩子的樣式，不能進天國……』其實，一個小孩子是最近神的價値觀，受外界的薰染是最少的。

「一個人生、死，之間有生存，生存包括成長、衰老，你覺得死了之後又去那兒呢？」旁邊一直聽着的劉弟兄問。

「若果是一個過程，我想最重要的是生存的過程。在過程中去更正，去理解你做人的目標。死的時刻與生的時刻只是階段上一個跳躍，但這跳躍最後去到那兒，就很重視你在過程中變成怎樣。變得不好，死的意義不大，若變得好，死之後跳躍到的境界就會不同。」好重「禪」的味道。「生、生存、死，生存就最重要，但若沒有跳躍，意義也就不大！生存過程對你有整個切身的影響。」

「生存過程重要，不是生存重要，即是說隨時可以死，且不怕死，當你理解到死不算一回事，是跳躍到另一境界。當你不怕死的時候，生存也更加不用怕，不怕死不等於要去自殺，是指對死沒有恐懼！死並不可怕，它是跳躍到與生存時的你相應的境界，是生存過程要思慮却不是恐懼的……」置之死地而後生，先知死，後知生，雖說似禪，其實更是基督教的基源，聖經唸得不多的馮檢基尚且能說得清楚，多唸聖經的弟兄姊妹又怎樣理解天堂地獄，是威逼利誘還是生命的動力？

不枉此行

花了三個多小時之後，我們一起到快餐店吃飯，座不暇暖，馮檢基便匆匆趕去開會，對工作認眞，說話不轉彎抹角的人，實在有一股敬意。雖然有部份訪問內容因馮檢基預先的聲明不能跟大家分享，但相信我們三個多小時的訪問，數十小時的整理也不是白費，馮檢基的確是個很能鼓舞人的人，認眞、積極、樂觀、孜孜不倦、不拘成敗、不忸怩、少打官腔……。

但願香港大專界能多生幾個馮檢基！努力不懈，爲公平爲愛而奮鬥！

社會專欄

編者按：

由發刊至今，社會專欄已有年多的時間，過去我們邀請周永新博士撰寫專文，先後探討過貧窮、社會衝突、社會保障及社會關懷的目標等問題，相信讀者還有記憶猶新之感，在此<橄欖>謹向周博士致謝。

瞭解社會現象，擴闊基督徒關注面，繼而探索基督教如何爲這時代提供答案，是本欄在第35.期發刊詞中所表明的目標。從本期起，我們請吳水麗先生執筆，秉承社會專欄一貫的精神，繼續在這瞬息萬變的社會尋求答案，爲基督徒關心社會尋覓方向。

基督徒的政治參予

吳水麗

政府推行地方行政改革，先後經過區議會和市政局兩次選舉後已告一段落。

在這兩次選舉中，有不少教會人士亦出來競選，出面支持的教會人士就更多，這亦是可喜的現象，基督徒在盡其公民責任上不後人，可是仍有部份教會和基督徒不但對此毫不關心，而且美其名爲政教分離。

究竟教會和政治的關係是怎樣的呢？這大概可從幾個不同的層面來探討。

現時推行的地方行政距離理想的民主議會制尚遠。區議會只屬諮性機構，而且只限於地區上的事務，對影响地區事務的中央政策沒有正式參予的途徑；市政局職權範圍太狹窄，民選議員未能佔多數席位……等等都是現行政制的缺點。

但我們却不能否認此次地方行政改革有其重要和積極的一面，在提高市民的公民意識和政治參予上，我們已邁進了一大步，從參加競選者和投票人士的踴躍情形下就可見一斑；而且無論在區議會或市政局的競選中就可看見到市民參予的層面廣闊了很多，普羅大衆的支持是決定了勝負的重要因素，換言之，候選人必須要有群衆的基礎，這亦等於說當選的人不得不更重視交代問題了，這是邁向更民主和更大參予的健康途徑。

首先，作爲基督徒對社會事務的參予和盡其公民的責任，這是責無傍貸的，在新約聖經的神學中，基督徒當盡其作爲地上公民責任的教訓是很明顯的，其中尤以羅馬書十三章最具代表，其後聖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與及「人之城」的論述更把這觀念發揮得透澈。基督徒所關心的不只是一己的利益，更有愛鄰舍的責任，因此對公共事務一定要關心和參予，作爲選民，是行使間接參予權的一項重要行動，基督徒理應積極參加。在法律所賦予的權力下，盡量爭取更大的參予和權利，促使實現一個更公義和仁愛的社會。

第二個層面是基督教參予政府實務的問題，在香港，這種參予的途徑有兩種，一是投身政府部門，以公務員爲職業；另一則是出來競選作爲區議員或市政局議員，或者是接受委任爲議員。由於香港並非執行議會民主制，所以公務員並不單純是議會民主制社會中不涉政治性公務人員，在香港，尤其是高級公務員，其政治性是很重的。

基督徒參予政治實務要因應其個人的呼召。基督徒委身於政界，一同基督徒委身於其他的行業，都是值得尊敬的，事實上有不少傑出的政治家都是基督徒，遠的不說，就在中國近代史上亦如是。對基督徒參政我們有更進一步的要求，對社會的不公義，基督徒從政者除了要負行政和政治上的責任外，更要負道德上的負責。



第三個層面是作為教會在政治參予上所扮演的角色。這方面是引起最多爭論的。教會扮演其作為先知角色時，提出立場與及對社會事務提出評論是教會的功能，教會不能只是固步自封地局限於其本身的所謂「屬靈」範疇，眞正的屬靈氣質必須要能在社會中彰顯；神聖的定義並不局限於教堂中，而是擴展到市集中。教會，作為信徒的一個團體，亦有鼓勵、激發每個基督徒參予公共事務的責任，同時提供所需的支持。

可是教會實際參政就很值得商榷了，教會是社會的良知，一旦實際參政，便很容易失去其超然的地位而成為政治的工具之一，因此教會應站在制度之外來促進社會的公平和民主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神職人士參政的基本立場亦相類似。

香港社會制度正臨變遷的前夕，一般基督徒對政治的看法已不再是以前那種簡單的二分法了，但我們還需要更積極的反省我們參予社會事務的基礎，好叫基督徒的影响能更加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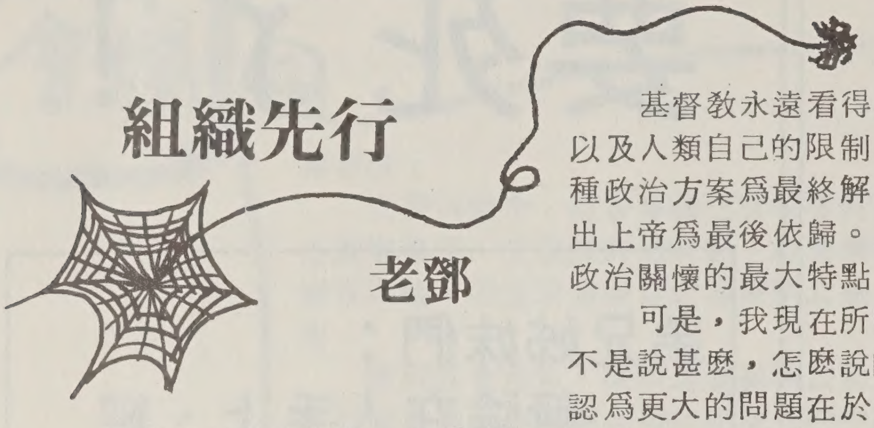
橄欖要死了！

弟兄姊妹們：
無論在人手上、經濟上、才幹上……
我們都感到困乏；
《橄欖》的前路是荊棘滿途，叫人担心的。
在這種種困難下，《橄欖》着實需要你們——
踴躍投稿、
推介訂户
奉獻支持……
並在禱告中記念。

下期預告：

變遷中的社會、變遷中的教會
回顧七十年代基督徒對中國問題的反省

組織先行



老鄧

因爲參予學生組織，認識了一班熱心生活的同學。面對複雜的香港社會，變幻的政治環境，他們似乎在努力爭取工作及發言的領域。縱然還沒有具體的綱領，但也似乎已有一些長遠的展望（即基督教所說的「異象」）如今我雖已沒正式留在學生組織，然而還有很多機會跟他們接觸，有時候還一起合作；但我們合作的基礎是基於以前已認識，大家互相信任，而非基於信念相同，意見相同，故此在合作的過程中，我不免有點身處邊緣的感覺，既不能完全投入，亦不爲完全接受。而事實上，在很多事情上大家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有見及此，我倒有另起爐灶，號召組織基督徒的關注小組。

綜觀今天香港，已由非政治化越趨政治化，因着區議會及市政局的選擧，香港前途問題，林林總總的會社相繼成立，各自顯示自己的實力，並主動爭取發言權。可是，不少基督徒今天却仍在爭論社會關懷與傳福音的關係，更談不上政治關懷。有些基督徒亦認爲，基督教的特點在於着重基層工作，而不談那些空泛的政治宣傳；我基本上贊成基層工作不可忽視，但我更贊成基督徒也應有分工，由不同人士担當不同任務，有興趣（或說「負担」）的弟兄姊妹亦應肩負時代先知的使命，在變動中的香港取得一席發言地位，作出見證。

基督教永遠看得見人類社會以及人類自己的限制，不會以某種政治方案爲最終解決，必定指出上帝爲最後依歸。這是基督徒政治關懷的最大特點。

可是，我現在所關心的，倒不是說甚麽，怎麽說的問題；我認爲更大的問題在於沒有持久的組織把一班基督徒聚合起來。觀察今日壯大起來的組織，成員多曾一度在大學的學生組織中活躍過，日後繼續發展才成爲今天的組織。反觀大學基督徒團契的延續性却甚爲薄弱，即或曾一度共事的團契職員，日後仍各散東西。同學多以地方教會爲落脚點，使得組織十分困難。

設若政治關懷爲當前要務之一，應如何聚集一班人呢？地方教會目前似乎很難做到這一點，社會關懷與傳福音並行的觀念仍未落實在地方教會中，更惶論此；本來，基督教機構可負此任務，然而這些機構大多是福音性的而鮮有其他重點，故亦不行，故此，比較有可能的，是有相類似負担的畢業同學住走一起，以待日後繼續發展，成爲基督徒參予社會的基動組織。這個想法，是參考其他組織而想出來的。他們一邊學習，一邊討論，經過長時間才發展起來。

可是，再說得低調一點，我們如今正「年紀老邁」，在大學幾年仍不能糾集到一班志趣相近的同學。依此走勢，大概很快「玩完」。後生可畏，願將這一棒交與後來之人，希望後人繼續努力。如今一、二年級有志之士，已應集合幾名同道，搞一些小型學生會，學生報，自己組織一些閱讀論說，參予一些事務，一起寫一些稿件等等，爲日後之路途預早奮鬥。

「關社」這口號

曼

偶爾與一些已畢業的弟兄姊妹談到「關社」，道來的總是一連串低沉消極的感受，彷彿「關社」這東西就是大學校園次文化的衍生物，是身爲校園團契基督徒一份子，無論如何也得在學之年掛在咀邊喊喊的口號，在畢業後則在各方冲擊之下不得不將「它」忘過一乾二淨。

無疑這是個很大程度上「人」的「存在」問題，能否解決就在乎我們能否「超越」現實的限制；在乎我們畢業後仍能克服萬難，在各方冲擊重壓下實踐以往在校園中所建立的理想與信念；決非三言兩語或說些理論教條就可迎刃而解。但除了將問題歸究到「人」的身上外，教會的現況及思想理論的貧乏也是促成這個「關社」困境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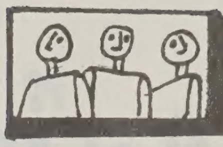
作爲一種思潮，「關社」由七十年代在大專團契興起以至到漸漸爲所謂「福音派」教會所接受，當中已有多年時間。惟接受歸接受，環顧今日香港的福音派教會，除了在講壇以一兩堂道青蜓點水式的說說關心社會四周有需要的人外，能夠砥勵實踐「關社」的，不竟屬少之又少，整體狀況則是我幹我的，你說你的，甚或不說不幹。試問在這現存的架構下，即是大專畢業生還能抱着那段不死的熱心，也不免在教會中感到孤立無援苦無出路，無怪乎畢業後還有心志實踐「關社



」的，總是那些較易在工作崗位上尋出路，例如當社工的一群了。

再者，就是說到關社的理論層面，也不見得我們完備到那裏去。不錯我們在經過喋喋不休的爭論後，已逐漸接受「全人關懷」、「向不公義制度挑戰」等觀念。但在我們口口聲聲批判不公義制度的當兒，究竟我們對社會制度有多少瞭解？在個人層面上，我們可以愛心出發關懷別人，但在闊層面如社會資源分配、貧富問題上，我們就顯得束手無策了。假若我們不滿於資本社會的貧富不均，那麽倡導平均的社會主義又怎樣？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實在需要更多嚴肅的神學反省；既然我們看重「關社」爲基督徒的使命之一，那麽在這個錯綜複雜的社會，我們的信仰可有甚麽回應；這實是在「關社」前或在「關社」的過程中，我們要時刻反省探索的問題。「關社」決不是間歇地叫些口號！

當然，要將「關社」止於神學反省，不免又陷於在頭腦打滾，書生論政之流。但縱觀今天教會，甚至大專團契的狀況，則不單是「實踐」「行動」談不上，就是連認眞嚴謹做理論、想問題的「書生」也是鳳毛麟角，這就不能不叫人忧心，「關社」的口號要空喊多久了！



有了「屬靈」知識，沒有了常識

思堤

弟兄姊妹們，你曾否感覺過「平安」、「喜樂」離你而去、靈修乏味、禱告乾枯呢？當我們感覺不開心的時候，很多基督徒說：『這是因爲與神關係不好，靈性低落。若與神關係好時，就必有「喜樂」、「平安」伴隨，若沒有這些，便是與神關係不好了。解決方法就是認罪悔改，安靜，等候求神復興。』這是「屬靈」知識。但當一個普通人情緒低落時，這更可能是身體疲倦或工作過勞所致，情緒起跌乃是人之常情，娛樂一下散散心便可恢復。對普通人來說，這是常識。然而，很多基督徒不懂考慮這個，不會問「喜樂」、「平安」是否等於情緒，不接受情緒起跌乃是正常。

當教會有人爭執時，不能合作愉快時，很多基督徒說：「這是罪，是人的私慾，爲他們禱告吧！弟兄姊妹應該彼此包容、彼此寬恕。」罪是一切問題的原因，解決方法自然是認罪禱告，求神寬恕，然後彼此寬恕。基督徒永遠是最好脾氣的，因這是「溫柔」嘛！這也是「屬靈」知識。我們似乎不會想想爭執的起因會否是「代溝」，處事方式的不同，制度的不完善等，並加以改善而避免將來的爭端。基督徒很難接受人發脾氣，因這是罪，是不「溫柔」。但不知主耶穌手持鞭子趕出聖殿中的牛，羊和人們時，是否「溫柔」！？

教會有大大小小的執事會，團契職員會，各類活動的籌委會等。處事的方法多是憑「感動」，齊齊「傾」，集體領導，有事時禱告仰望，將結果交給神。成功的要訣乃是全然信靠擺上，更要順服。於是，佈道會多人決志是神的恩典，夏令會失敗也是神的旨意，是要我們學的功課，因爲神是掌管萬有的嘛！在這些「屬靈」知識的光照下，團契永遠沒有好的紀錄檔案，管理永遠沒有像樣一點的方法，工作永遠沒有完整點的系統，什麽憲章，法則工作報告都顯得多餘，財政記錄一團糟。然而，什麽是好管家呢？！

以上只是其中一些例子，顯示出很多基督徒的思想方法，特色是善惡二元，好的是神，壞的是魔鬼；極端還原，什麽都是神的旨意，罪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循還的邏輯，如罪與神的關係的互爲因果等。奇怪是信主年日越長的基督徒似乎常識越少。影響所及，基督徒思想單純，難以適應現實世界的人情世事，被人冠以「易搵笨」之稱謂。更甚者思想傾向神秘「靈意」，加上種種思想包袱，容易帶來心理不健康。

基督徒的思想過於純化單一，不懂現實常識，其實顯示我們的教導方法的缺憾。華人教會多承受保守基要神學傳統，輕視知識和思考，對倫理問題研究不足；加上對「屬靈」、「屬世」的分野過於強調，信徒多與世隔離，對現實問題掌握不夠。今日我們的教導的特色就是只指出病源，例如罪，與神關係等，但却不研究病因，病的形成過程，用藥永遠是獨步單方，例如禱告，悔改等，非但不能將病根治，並還有副作用產生例如信徒心理有問題，出社會做事後容易流失等，我們實在需要多些肯思想，肯研究的好醫生！

Θεὸς ἦν ὁ λόγος

神學專欄

神學——誰的學問？

羅錫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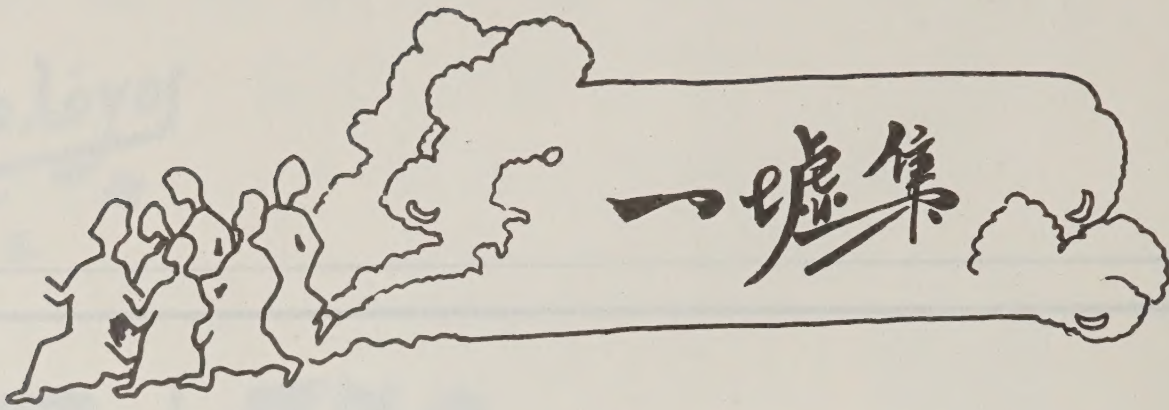
編者按：

平信徒研究神學，不是叫人刮目相看，就是被嗤之以鼻；因爲在我們的概念裡，神學往往被誤爲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一堆艱澀難懂的理論，是教牧神甫、神學講師的專利，而非一般信徒所應注重，投身的東西。認識眞神、尋找眞理、追求人生是基督徒的信念，但對神學——這種註釋信仰，理解眞理所少不了的工具誤解，甚至忽視排斥，實在教人婉惜。基於這個原因，《橄欖》由本期起開闢一個神學專欄，邀得羅錫爲先生執筆，以深入淺出的筆觸，闡述有關神學的基本知識；相信必能開拓我們的視野，引發我們對神學的關注，在反省信仰的過程裡起着積極的作用，盼望讀者能夠細嚼深思。

讀神學，談神學和做神學（研究）之前，首先要開章明義，弄清楚什麽是「神學」。隨手翻開一些系統神學之類的教科書，不難找到「神學」一詞的標準定義，就是：研究「上帝」的「學問」。從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發現「神學」兼收了兩方面的因素——上帝的自我啓示和人的理解。我們很容易會在這兩方面失去平衡，顧此失彼，或者各走極端，而造成一些「張力」（tensions）。神學是以上帝永恒的自我啓示作爲研究的內容，而在理性的範疇裏，加以研究。今日華人敎會仍受到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相當影响，往往對神學採取一種「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的態度，有的在神學研究的領域裏，掛立叢叢「禁區牌」、給神學家們亂扣新派「帽子」、有的更反對神學研究、認爲「神學」就是「學神」——純粹是靈修的訓練。神學研究當然與靈修有密切的關係，偉大的神學家如馬丁路德、巴特（KARL BARTH）都承認禱告對神學的工夫有很大的價值，但神學作爲「信仰尋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的途徑，却不能被漠視，或鄙視爲學術的探索。神學是信徒對信仰不斷的反省（REFLECTION）。神學不是福音。福音只有一個，不能有「別的福音」的存在。但神學是給福音的詮釋（INTERPRETATION），根據不同的歷史文化處境（CONTEXT）我們可能有不同見解，所以會有亞洲神學、美洲神學、歐洲神學、北歐神學、拉丁神學之分，也有不同的神學流派，如什麽「進程神學」（PROCESS THEOLOGY）、「解放神學」、「民衆神學」、「草根神學」、「窮人神學」、「黑人神學」之別。現代兩位偉大的神學家巴特和田立克（PAUL TILLICH）在「神的啓示」和「人的理解」兩方面，各領風流，巴特強調神學是啓示性的和超越性的（TRANSCENDENTAL），以上帝在基督裏的啓示爲出發，建立了一套人稱「宣講式神學」（KERYGMATIC THEOLOGY）。田立克從神學的「人文層面」（HUMAN DIMENSION）入手，以上帝爲人類「終極的關懷」（ULTIMATE CONCERN），引伸而成爲一套「護教式的神學」（APOLOGETIC THEOLOGY）他們兩人所標榜的，正好是神學之所以是神學的兩大要素。

因此，研究神學時，也難免會遭遇到一些張力。艾比靈（GERHARD EBELING）在「神學研究」（THE STUDY OF THEOLOGY）一書，也提出了處理神學時會遇到的幾方面的張力。他論到敎會與神學的關係，和神學的特性時，提出神學是「學問」還是「召命」的問題。他所討論的，正是今日我們華人敎會在辦神學院時和有志讀神學的人考慮入神學時要思想的問題。我們發覺神學的研究，往往與牧職人員的訓練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會問有志讀神學的人「召命」的問題，因爲讀神學就是與「敎會的召命」（ECCLESIASTICAL VOCATION）有直接的關係。我們得承認，脫離了兩者的關係，會使神學的研究失去一個經驗的來源，使神學變成一門「死的學問」。就筆者個人的牧會和事奉經驗，牧養敎會的工作，比起神學論文是一個人的神學的更具體和全面的發表或表現。所以讀神學可以自己自修，自己研究，但不能脫離敎會的關係和具體的情況，否則神學就會變成一門玄之又玄的純哲理，與宗敎哲學的分別不大了。

神學雖然具有其「敎會性」，但不能抹煞其學術性。我們說神學具有敎會性，因爲它涉及啓示、信仰、和上帝等題目，但神學必須根據嚴格的「學術標準」，作爲研究的方法。有人認爲神學的敎會性必然排除其學術性。因爲神學的作用旣然是闡明信仰，解釋敎義，就不容許學術的批判和研究了。的確有人把神學作爲一種純粹的學術研究，作出許多與信仰與敎義衝突的見解。其實，每一門學問都有其獨特的方法論，我們研究神學時，我們必須承認，「神學的學術性不是外界加給我們的，而是由基督敎信仰的性質的本身所解釋」（EBELING，THE STUDY OF THEOLOGY p4.）。單從理性作出發點，對基督敎作純哲學性的研究，一定不能接受其啓示性的基礎。換言之，每一個信徒其實都接受了一個神學的召命，對自己的信仰作不斷的「自我反省」，從而正確瞭解上帝在基督裏的自我啓示，並實現在我們的身上。



有情人

陳佐才

我們生活在一個很特殊的世界，在裏面我們都被迫作無情或寡情的人。

地車的快速和準確使我們甘於忍受「暗無天日」，嗅不到藍天，看不到自然的旅程。

電腦的方便和效率，使我們甘於隨「計劃」的生活程序而活。使人只感到「理」的安排，而欠缺了「情」的交往。

我們講進步，講速度；但速度太快了，人與人難有眞正的接觸，也欠缺栽培深厚感情的時間。

在這種情況下，人被縮減了。縮減到只對生存重視，對即時享受滿意即可。講豐盛的生命和講永恒的情意，却變成了不著邊際，不敢想像，也無時間和興緻去尋求的東西。近代最浪漫的一刻最多只能走到一男一女偶然邂逅，然後終宵歡樂，翌晨不互問姓名，揮手離去。似乎對這「不留下一片雲彩」還有點灑脫式的自豪。

但人眞能這般「灑脫」麽？

一首署名西西，刊登於華福月刊的一首詩中，就曾大聲喊叫：我沒有弟兄！他說

「你是我的弟兄？
我沒有弟兄
我只有同事
教會的事，團契的事
探訪、開會、招待和聯絡
我沒有不談公事仍然可以傾談的弟兄。
……………………
你是我的弟兄？
我沒有弟兄
我只有聽衆
觀衆
和隨衆
我沒有患難與共的弟兄。
……………………
我沒有弟兄
但是，主啊
我需要弟兄」

這首短詩深刻地表達出人與人的疏離感，人際間只有功能性的聯繫，沒有歷久不衰的友情。

這是事實，但這份對友情的渴求，也是事實。很高興世上還有人不斷的去呼喊，去締造，去使無情世界將爲有情天地。

林語堂先生在「生活的藝術」一書中，極力引導我們去體會生命的趣味，激勵我們對「偉大的紅木樹，噴火的火山，偉大的山洞，雄奇的山峰，起伏的山丘，幽靜的湖沼，曲折的河流，有蔭的堤岸」，產生感情。

張曉風女士在她所編寫的幾本書中：「親親」，「蜜蜜」，「有情天地」，「有情人」，中竭力使我們不忘記我們是有感情的人，有親情，有愛情，有物情，有「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關情。

還有三毛在「撒哈拉沙漠」中所表達的對生命角度的感情；赫塞在「流浪者之歌」中所表達的對人生最終意義那渴望之情；白樺在「苦戀」中所表達的愛國之情，却是非常強烈，使人深覺做人的價值。

當然，不可少的還有上帝在耶穌基督裏所表達對整個人類的愛。爲弟兄捨命，爲罪人犧牲，這愛更是感人腑肺，無可測量。

這是個無情的世界，但它極需要有情的人！有情的人，仍是值得堅持下去的，因爲有許多人「的血液還未完全凝固，也不甘就此消磨腐蝕」（蘇恩佩語）還有人「相信着友情，相信愛情，相信這世界上有刻骨銘心的愛，有子期伯牙的相知」（方華語）。

畢竟，我們所相信的上帝是有義，也有情，且是至義至情的上帝。

編者按：

本欄上期刊載《蕭峯・韋小寶・一九九七》一文，原由陳佐才牧師執筆，誤爲刀東所著，特此更正，並向讀者及陳牧師致歉。

沙土上的神學　　絪人

遇見一位朋友，問他畢業多年在信仰上可有什麽進一步的體會，他說在知識上謙卑了許多，從前在CA多看幾本書就以爲許多問題都瞭解，現在覺得從前的認識很膚淺，在信仰上雖然有很多疑問，但是基督徒最眞的試驗在乎有沒有「愛」，自己對人仍然有「愛」，所以自信仍然是一個基督徒。

回顧一下昔日在CA要好的朋友，今天很少人仍然持着一種信條式的信仰，有些在信仰抉擇的十字路口，有些已經選擇了另一條信仰的道路。引起信徒反省的原因很多，有些是理性的：從理性的角度重估信仰的來源和基礎，基督教，特別是福音派信仰是建立在『相信聖經是神的啓示』上的，究竟從歷史發展來看，聖經的本質是甚麽？應該怎樣解釋聖經？另一些反省則關乎信仰對這時代的適切性：信仰對許多時代的問題，提供了什麽答案？例如：苦難、貧窮、暴力革命、政治制度、道德倫理等，往往發覺答案見仁見智，衆說紛紜。從另一角度看，信仰對生命的表現，究竟有何具體影响？！影响基督徒行爲最大的似乎是時代流行的文化價值而不是信仰！

近年香港的基督徒很努力替後一類問題尋求答案，「參與」、「認同」和「承担」是常聽見的口號，基督徒到處尋找可以支持上述口號的神學，不管這些神學的大前題和基礎是什麽，只要合用就樂於引用。同時一種新式的「靈意解經」應運而生，基督徒把許多「俗世」的學問，如傳理學、管理學、心理輔導、社區組織方法、社會學等，揉合了一些聖經名詞，就製造了各式各樣的「應用」神學，「救贖」、「犧牲」、「愛」、「復活」等觀念都廣義化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質和獨特性，逐漸變得模糊，基督徒找到了「如何適切這時代」的方法，却失去了「爲什麽要作基督徒」的答案。

香港基督徒幾年來這種急功近利的態度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對於空談理論十分不奈煩，人人認爲「爲什麽」的問題不需要再問，轉去問「如何」的問題：如何向工人傳福音、如何影响香港社會文化、如何增加教會的人數……，基督教面對這時代，似乎看成只是一個Technological 問題，這個趨勢的後果是嚴重的，基督教信仰將變成空洞的名詞和觀念，或者只是包裹着宗教名詞的人文主義吧！

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基要派和福音派學者努力建立了一套以啓示觀念和歷史爲基礎的護教學，然而這些努力在十多年來已漸漸停頓下來，我們這一代的基督徒應當面對時代的問題，對信仰進行深刻的反省，願眞理恩典的神，親自介入這個反省中。

我愛翻譯告示的人　　欣若

翻譯的工作不容易做的，尤是翻譯告示、指示一類的東西，譯者需要有更好的洞察力和入木三分的詞彙方能勝任。不是誇大，事實幹這種工作的人比起已故著名的翻譯家林紓、傅雷，以至今日的顏元叔及其弟子的工夫更到家，更出色。

從事翻譯工作的常見要求：「能操流利英語」、「能書寫流利日文」等，教人曉得：譯者對翻譯的文字認識很深，至少達到「優良」的程度。那麽，翻譯特定或專業的東西所要求的條件又是甚麽？該是：「對神學有相當認識和修養」、「具高深的音樂造詣」、「曾受師資訓練」等，事實叫人明白，「認可」的教育與我工作的關係是「唇齒相依」的。當然這方面的「工作經驗」是支撑一個人的才能的最大力量——入職起薪點。

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具備前列種種條件，但一個受過十多二十年「雙語」教育的人，要勉強吃翻譯飯也未嘗不可。可是，要翻譯告示、指示這類東西，則不爲平凡的譯者可以問津。

地下鐵路（貼切的日文）車箱貼着「DAMAGED TICKET——PENALTY$1000 」直譯爲「損毀車票，罰款一千」，文字是提點性，簡潔客氣。然而張貼在車箱的譯文是「拗摺彈刮車票，違者罰款一千元」，「拗」使車票彎曲，「摺」致車票折叠，「彈」會使車票四角損壞，「刮」會令車票四邊殘毀，四類都是叫車票沒命（破財？）的可能動作，描寫得刻劃、細緻、傳神、感人。

翻譯這告示的人不是誤譯文學性句子或語文程度低劣，他却是必須如此，因應情理，用心良苦才寫出跟英文大異的譯本。第一、爲了減低乘客——看中文的乘客被罰款的機會，最好不過只是羅列四種罰款的可能性。換言之，「磨」，將車票放在一個平面上推來推去使之受損是用不着罰款，因爲這是第五種行爲，沒有明文寫出來。是走法律隙的良機。是要給「中文人」留有餘地的做法。是「英文人」自律能力高。第二、看得懂「拗摺彈刮車票，違者罰款一千元」的人（大概是「香港人」），他們的俗態、人情、習慣是：會拿車票拗摺取樂，彈刮車票以享受一陣；民族的性格是如市井如流氓。看來譯者有逼不得已之苦。不過，這班爲專利事業服務的翻譯人，只看到手部會對車票產生的襲擊，而忽略了口部對車票的破壞能力——「咬」、「吮」、「舔」，潮濕一樣叫車票不能發揮工作能力。

翻譯家常求譯文「信」、「達」、「雅」，却不知道「順應民情」如此實用。所以要當翻譯人而不通透翻譯告示，是要怎樣的「嘔心瀝血」過濾文字的話，就請不必獻醜了。翻譯告示的人，他那「仁厚」的心和高度的觀察能力，叫我怎能不愛他。

冰心的宗教信仰

梁佳蘿　倫敦大學哲學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

冰心（謝婉瑩）是二十年代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作家。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讀她作品的人千千萬萬；一直到今天，她還有她的讀者，雖然盛況已不若當年了。冰心作品中的宗教思想，是多人能道的。有人認爲那是基督教的義理，但事實上其中藤蔓糾纏。本文按這方面試加探討，所根據的，是她兩本有代表性的集子，即《冰心散文集》和《冰心詩集》。《冰心小說集》很著名，她四十年代以後的作品在中國大陸很暢銷，但都和本文主題無大關係，所以不加徵引。

看光景，冰心出身基督教家庭，她在「南歸」寫她母親靈堂的佈置，有下面的話：

> 棺前仍舊點着一對高高的白燭。紫絨的桌罩下立着一個銀十字架。母親慈愛純潔的靈魂，長久依傍在上帝的旁邊了。

冰心念貝滿中學和燕京大學，屬於所謂中國的基督教貴族學校。以後赴美深造，進威爾斯利大學（WELLESLEY COLLEGE），也是同類的學府。由此可見她的宗教背景是一線相沿的，不過我們却不清楚她個人所屬的是那一個基督教宗派。在沒有肯定她的信仰實質之先，讓我們先看看她的有關活動。

冰心的詩文沒有專以她個人信仰爲題的。基督徒生活中的祈禱，她在「南歸」一文中提及兩處，都是因母病而發，完全出乎驚怕和哀憫，有默俗語所謂急時抱佛腳的情形。「春水」第九十八首有：

> 我不會表現萬全的愛，
> 我只虔誠的禱告着。

兩行詩，其中的禱告很有謙卑的意思，沒有任何乖悖聖經教訓的味兒。

「畫一詩」這篇文章算是宗教氣息最濃的。作者講到牧人尋迷羊那幅名畫，摘錄詩篇第二十三篇三節和十九篇首節的經文：

> 上帝是我的牧者——使我心裏蘇醒——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他手所創造的……無言無語……聲音却流通地極！

上引的文字顯然出自和合譯本，可是並不準確。這件事惟一的解釋，就是冰心並沒有記牢這兩處多人能背誦的經節，而又隨便地採擷入文，於是惹了個不大不小的錯誤。這件事並非嚴重，但下面的一則例子就較爲不妥了：冰心在「寄小讀者，通訊十二」談母愛說：

> 我只願這一心一念，永住永存，盡我在世的光陰，來謳頌揚這神聖無邊的愛！聖保羅在他的書信裏，說過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是：「我爲這福音的奧秘，做了帶鎖鍊的使者，却是帶着奧妙的愛的鎖鍊的！

這裏作者歌頌母親而引出以弗所書第六章二十節，接着把「帶鎖鍊的使者」說成是「帶奧妙的愛的鎖鍊」。按經文所示，使徒保羅所說的「帶鎖鍊」，明指因傳福音受迫害而言，冰心把這事扯到愛已經離題，從愛搭往母愛更屬不倫不類了。冰心不熟習聖經是無疑的。事實上，她對聖經並不全心信服。「春水」第一百三十九首說：

> 這奔湧的心潮
> 　　只索倩楞嚴來壅塞了。
> 無力的人呵！
> 　　究竟會悟到「空不空」麽？

這樣的詩句，讓釋氏作家下筆才算恰如其份。至於基督徒，當心潮奔湧，不論所因爲何，投靠的對象是上帝，是上帝啓示的話，而不是楞嚴經，也不是悟空的道理。他若有所尋求，如果心中愁苦，就向上帝傾心吐意（撒母耳記上第一章，十五節），如果奮進乏力，就向上帝投靠，以祈如鷹展翅上騰（以賽亞書第四十章，三十一節）。

冰心非基督教的佛家思想，在「寄小讀者」中，也有流露。她說到自已身受病患與別離的苦痛，就認爲是：「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通訊十五）。當念到姊弟之情，她看之爲佛家的因緣關係（通訊二十三）。稍懂基督教教義的人都知道，上述的入地獄思想，以及盼轉世結來生緣的思想，絕非基督信徒的意識。既信，就沒有下地獄的問題（約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節），而來生的關係，是沒有今天人間那種五倫的（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八節至二十五節）。此外，在「南歸」中所提到爲母親疾病向「聖母」哀求；母親死後在靈堂焚香；以及向父親下跪拜壽等擧動，都表明作者所行越出基督徒的信仰範圍。

至此我們要問，冰心的信仰實質，到底是怎樣的？

在「往事」第一篇，她說：「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個造物者。」這可以說明她的一神信仰。這個神，粗略看來應該是基督教的上帝，因爲她不時提到上帝的名字。下面的詩句觸及信仰，我們且聽其中的信息：

信仰將青年人
　扶上「服從」的高塔以後，
便把「思想」的梯兒撤去了。
（春水，第六十七）

當我自己在黑暗幽遠的道上
　當心的慢慢走着，
我只傾聽着自己的足音。
（仝上，第六十八）

聰明人！
　在這漠漠的世界上，
只能提着「自信」的燈兒
　進行在黑暗裏。
（仝上，第九十）

上面的話所表示的，是信仰導人成爲只會服從而不懂思想的廢物，因此聰明人在這黑暗的世界，只好靠自己摸索前行。這裏的非基督教思想是十分明顯的了。當然，把信仰解釋爲宗教外的事物，例如某些政黨的主義，結論會完全不同，但無論如何，按聖經的教訓，基督徒走在人生路上，傾聽的應該是上帝的啓示（參馬可福音第九章，二至八節），而不是「自己的足音」，所提的燈應該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眞光」耶穌基督（參約翰福音第一章九節），而不是「自信」。冰心也許不知道，但按舊約先知的話，人提自己的燈在黑暗中走路而不靠上帝，是危險萬分的，且看以賽亞書第五十章末兩節：「你們中間誰是敬畏耶和華聽從他僕人之話的？這人行在黑暗中，沒有亮光，當依靠耶和華的名，仗賴自己的上帝。凡你們點火用火把圍繞自己的，可以行在你們的火燄裏，並你們所點的火把中。這是我手所定的，你們必躺在悲慘之中。」

冰心在她的作品中，有很清楚的、正面的關乎信仰的話。一九二〇年，她在「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一文內說道：

> 你的極端信仰——你的「宇宙和個人的靈中間有一大調和」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發揮「天然美感」的詩詞，都滲入我的腦海中，和我原來的「不能言說」的思想，一縷縷的合成琴弦，奏出縹渺神奇無調無聲的音樂。

上文所指的不但是文學創作，也是宗教信仰；關於後者，且看「讚美所見」文內首段的自白語可知：

> 與秀在湖旁並坐，談到我生平適教的思想，完全從自然之美感得來。不但山水，看見美人也不是例外！

所謂「自然之美感」，很清楚就是「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裏頭的「天然的美感」。太戈爾的自然崇拜，就是冰心的自然崇拜。這不是正宗的基督教信仰，而是浪漫主義者的泛神論，也可以說是一種唯美的追求。「讚美所見」筆鋒所指，除大自然外兼及「美人」，是唯美追求的另一面表現，所以冰心在該文內有如下的吟詠：

嗟乎　粲者！
我因你讚美了萬能的上帝，
嗟乎　粲者！
你引導我步步歸向於信仰的天家。

冰心的泛神論思想，使她也寫出

> 萬有都蘊藏着上帝，
> 萬有都表現着上帝；
> （嚮往）

的詩句。

冰心是一個有濃厚傳統氣息的中國女子，但在泛神論思想影響下，她會做些常人不爲的事情。例如「寄小讀者通訊二十九」記載她在一九二四年夏之某日下午，在山上欣賞晚霞而

> 似乎聽到了那夕陽下落的聲音。這時我驟然間覺得弱小的心靈，被這偉大的印象擧到高空，又倏然間被壓落在海底！我覺出了造化的莊嚴，一身之幼稚。病後的我，在這四周艷射的景象中，竟伏於纖草之上，嗚咽不止！

這類浪漫的泛神論者行徑，徐志摩在英國有行之（見「我所知道的康橋」）；冰心和徐氏的共同偶像太戈爾也行之（見 THE RELIGION OF MAN），而德國十九世紀浪漫派作家提克 LUDWIG TIECK，更是向自然奇麗奇象下跪崇拜的祖師了（參梁實秋「與自然同化」）。也許有人要爲冰心辯說，她的所行，和舊約詩篇作者在第八和九十五篇所表達的豈非原則相同嗎？不錯，「我覺得出了造化的莊嚴」和「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以及「來阿，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外表是相似的，但我們從冰心整個思想面貌來判斷，就不難發見她在這類事上，是以奇麗和所謂純美的人、事、物本身爲對象，這就決定了她的觀點近泛神論而不近基督教。再者，她對於生死的看法，也顯得和基督教的思想頗有距離。她在「『無限之生』的界線」一文，痛快淋漓地發表了她的太戈爾式見解。她藉着一個已死的朋友之口，說明生和死原沒有分別，「不過都是『無限之生的界線』」，生人和死人，各處一方而又依然結合，且和萬物宇宙相結合。這個結合到了完美之境，便是天國和極樂世界。這點泛神論思想的最高峯，就是「萬全的愛，無限的結合，是不分生一死一人一物的」，人生的唯一意義，就是奔跑那條「『完全結合』的道路」。要辨析冰心這種思想，翻聖經是徒勞的，但打開太戈爾那本 THE RELIGION OF MAN 就瞭然於胸了，而太氏宣揚的道理，原出自印度教的吠陀經；冰心說的「無限的結合」，即印度教揭櫫的「梵」（梵文稱 BRAHMANA）。太戈爾曾就梵我不二的妙諦，說過下面的話：

> 梵是絕對眞理。憑隔絕一切的個人心思不能領會梵，文字也不能描述梵，但我們只能通過個人與無限的完全結合去認識梵。

太戈爾的宗教思想不全是印度教的，其中有佛教和基督教的影響。冰心雖然名義上是基督徒，但她的文學作品，不免令人感覺她接受太戈爾比接受耶穌更多。她無論在那方面，流露出來那個一般人稱爲基督教的東西，是稀釋過的，甚至是攙雜過的。它既是耶、是佛、是印，也是非耶、非佛、非印。它的美在於斑駁，它的醜在於不純，到底是美是醜，那繫乎論者個人之見。至於冰心詩文間常出現的「上帝阿」、「天父阿」、「天使」、「安琪兒」等詞，可以說和宗教毫無關係；這等二十年代中國新文學作家的西化流風，正所謂人人得而播之，作用全屬裝飾，和近世青年懸金屬項鍊和金屬十字架以爲時髦完全一樣。

最後値得一提的，是冰心詩文中的母愛。這一點可以說是人所共知。需要補充的乃是，以基督教觀點立論，她高擧母愛竟達到荒唐的地步。姑選若干段節以爲證：

> 她（母親）的愛不但包圍我，而且普遍的包圍着一切愛我的人……小朋友！告訴你一句小孩子以爲是極淺顯，而大人們以爲是極高深的話：「世界便是這樣的建造起來的！」……請小朋友們和我同聲讚美！只有普天下母親的愛……是一般的長闊高深，分毫都不差減。
> （寄小讀者，通訊十）

> 爲此我透澈的覺悟，我死心塌地的肯定了我們居住的世界是極樂的。「母親的愛」打千百轉身，在世上幻出人和人，人和萬物種種一切的互助和同情。這如火如荼的愛力，使這疲緩的人世，一步一步的移向光明！……我只願這一生一念，永住永存，盡我在世的光陰，來謳歌頌揚這種神聖無邊的愛！
> （同上，通訊十二）

> 母親！……除了你，誰是我永久靈魂之歸宿？
> （同上，通訊二十八）

母親阿！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

（往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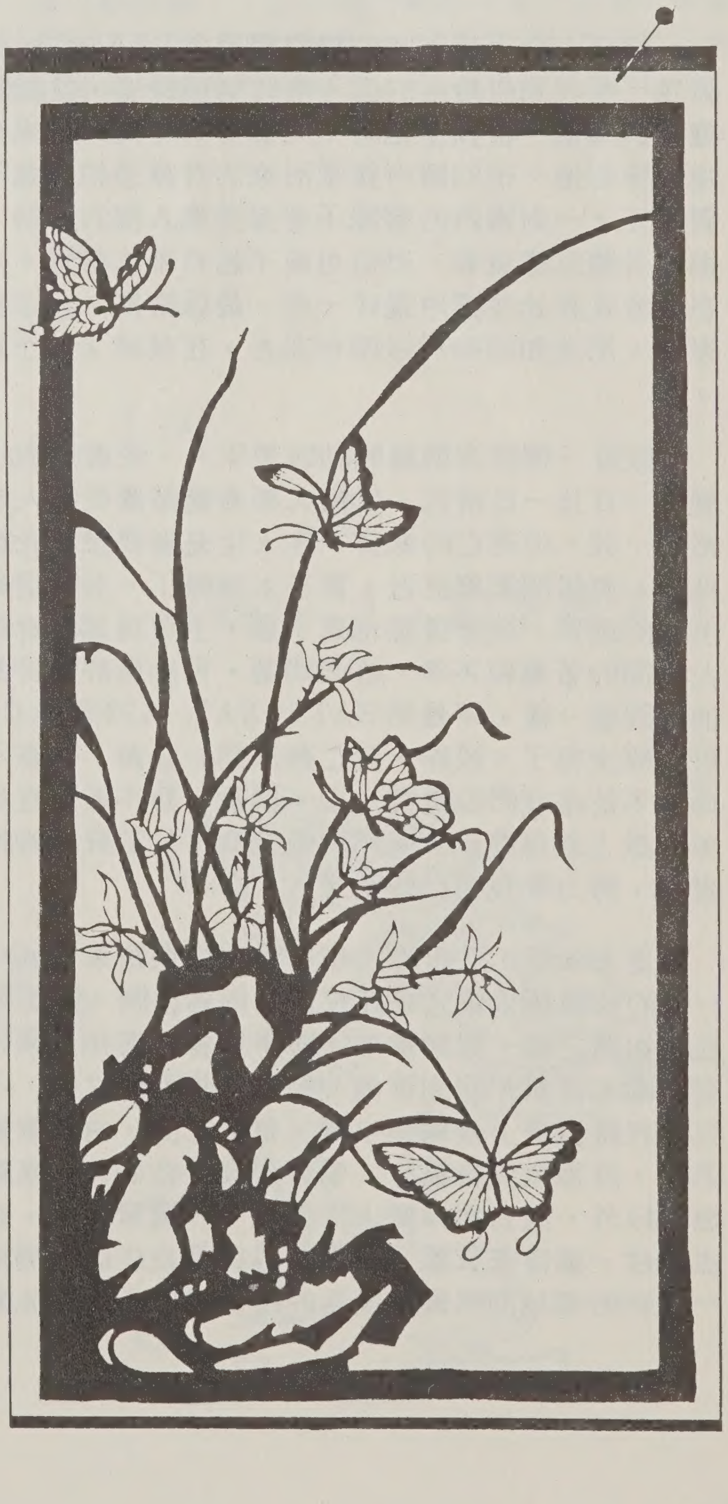
基督教的聖經明白揭示，說世界是創造也罷，建造也罷，總是上帝之工（見創世記第一章）；長闊高深的愛，是基督的愛（見以弗所書第三章，十七節至十九節）；人要尋的歸宿、蔭蔽、平安、福樂，都不在上帝之外（見詩篇多處經節，特別第九十、九十一、一二一諸篇以及四福音並使徒書信），可是，冰心把這一切全歸功於母愛。冰心詩文的思想，和聖經的教訓顯然有抵觸，而最嚴重的一點，應該在母愛問題上。冰心赴美留學之後，對太戈爾的崇拜減弱了（見寄小讀者，通訊二十一），對母親的歌頌，變得更熱烈，但却沒有藉聖經的話更深地認識上帝的愛，難怪母親逝世後，她在「南歸」內哀訴：「我眞怕，澈骨的怕，怎麽好？」又說：「人生何等的短促，何等的無定，何等的虛空呵！」此外，她藉「詩的女神」形容自己（見「詩的女神」及寄小讀者，通訊二十七），說明她整個人，就是「滿蘊着溫柔，微帶着憂愁」。這可能是中國的傳統閨秀形象，但不是標準的基督徒形象。後者固然不缺謙卑溫柔，但却是「一無罣慮」（腓立比書第四章，四至五節）、努力奮進（仝書第三章十三、十四節）、「挺身昂首」的（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八節）。

冰心的宗教信仰，頗能代表她那一代基督徒中某些人的信仰。他們出身中上的書香之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長大。他們摔不開沉重的儒、釋、道思想包袱，而又接受多方的新知影響，以至本身的宗教信仰，顯爲駁雜支離。他們先是被家庭局限，接着是自我局限於愛的狹小天地中，於是成了溫室的嬌柔小花草。雖然也叫做基督徒，他們對於使徒以及其他基督徒面對兇險、在狂風暴雨的環境下「打那美好的仗」（提摩太前書第一章十八節；後書第四章，七節）的人生之一面，缺乏體驗，也無能書寫。

冰心一九五〇年以後的作品，一洗舊日的姿致和情態而着力宣揚社會主義。這是爲求保住原來的一點子信仰呢？聽還是眞的倡導新的政治信仰呢？這個問題之難以解答，也不單在冰心一人了。

（完）

（本文原載於《文藝》季刊第二期，蒙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特准轉載，希望透過對冰心之宗教信仰的剖析，反映今天我們的狀況，不再重蹈舊轍，更新反省。）



給致遠的一封信

流

致遠：

你好！今天晚上我到醫院探望過DANIEL，他告訴我已經收到你給他的信。他的情況很差，說話時，聲音很微弱。我探望他時，大部份的時間只是坐在床邊看望着他。他回國內接受治療的打算恐怕永遠不能實現了。一則國內的醫院不會接受他入院的申請。二則他身體這樣衰弱，恐怕也經不起舟車的勞動。他留在香港或許比往國內還好一些。最低限度，在這裏，家人、朋友和同學可以陪伴左右，在精神上給予鼓勵。

眼看一個原本朝氣勃勃的青年人，受着疾病的折磨，一日比一日消沉，任何人都會覺得難受。人當然都有一死，但死亡的威脅，在人生充滿夢想和光輝的日子，忽然間那麽迫近，實在太無情了。面對這樣活生生的現實，我怎樣想也想不通，上帝爲甚麽會容許人世間的苦難和不幸。這個問題，可能像許多許多其他的問題一樣，不是用RATIONAL APPROACH可以解決得了。或許，死亡最深刻的意義，是暗示生命並不是在我們的掌握之中，雖然人類不斷地在科技和知識上取得進步。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好好地把握現在，努力實現自己的夢想。

逝者如斯，三年的大學生活很快便結束了。一簇一簇的杜鵑花很快又會在校園的四週盛開。回想前年杜鵑初開之前，剛剛參加了國事學會的廣州企業管理交流團，從廣州回到香港。那次交流活動之後，以前只能在歷史書上接觸到中國，忽然之間，由抽象變得具體，由遙遠變得親切。頓然間發覺在個人、家庭及教會以外，還有那樣廣大的天地——國家民族，值得去關注，值得去貢獻。心裏面爲自己在生活上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而興奮。兩年的時光過去了，原先興奮的心情，早已消散淨盡。兩年的實踐，只剩下一份沉厚的鬱結。

面對國家民族的大問題，個人的力量顯得如何的微不足道。雖然，這幾年來，國家經過了一連串迂迴曲折的改革，但拿現況與中共有識之士所提出的庚申變革方案來相比，恐怕也不能及其萬一。國家比較窮，比較落後並不是最大問題。畢竟三十多年的奮鬥，已經扭轉了一窮二白，衰弱不振的局面。國內在很多方面的建設都有不少的成就。最令我失望和害怕的，反是社會上那種凝滯、陰沉、壓抑個體、單一而缺乏變化的情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覺得自由是最寶貴的，相信社會應該是自由的、開放的、多元化的、容許競爭和選擇的。共產政權下的社會，不容許差異，有一種均質化的趨向。每當想到這裏，眼淚就忍不住了。甚麽時候，在中國這片古老而榮美的大地上，個體才受到尊重呢？甚麽時候，每個人才可暢論時政，而不致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遭受慘酷的壓迫？甚麽時候，人們才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認爲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甚麽時候，人們才可以尋覓那位宇宙的主宰，而毋須付上受到歧視和威脅的代價？甚麽時候？

其實，我沒有資格去問這些問題，因爲我沒有勇氣爲這一切付上代價。傅申奇說：「瞻望實現民主制度的前景，尙有『路漫漫其修遠兮』之感。如果在前進的路上還需要新的血及新的犧牲，就請從我開始吧！」這樣的豪情壯語，我實在說不出，說出了也做不到。我們生於安逸，骨頭恐怕怎樣也硬不起來。我只能說，我打算在有生之年，爲中國這片古老而榮美的大地上的弟兄姊妹，做一些事情。在生活中，繼續關心他們。按着自己的條件，爲他們作一些實質的貢獻

。我祈求天父，使我有力量去堅持這一點信念。當然，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甚麽事情。誰也不能眞正保證自己的想法不會改變。況且人生不斷有新的體驗，毋須一意執着過去的想法。所以，我只能說，至今我仍然認同這個信念，但願在漫長而變化不居的人生之中，仍然如此。

還記得你曾經告訴我，希望在完成碩士課程之後，有機會的話，便把自己所學的，貢獻給國家這個願望嗎？當然，我知道你和我一樣害怕在共產制度下生活，害怕失去自由。我亦都清楚地記得，你曾經講過，如果香港將來的政治安排不妥當的話，你回港結婚後，可能會移民到美加去。但無論如何，希望我們那一點點的願望能夠藏在心裏，歷久常新。

最近有沒有與家強、子莘、亞MAY、景文、FRANCIS 、朱女等通信？我很想念他們，可惜沒有空與他們見面。我更加懷念着我們過往一同上圖書館，一同讀書，一同歌唱，一同爲學校團契努力的那一段日子。我有時這樣想，你們眞是幸福，都是參加同一間教會。志趣相投的老朋友可以經常相聚在一起，肯定是天下間最美好的事情。過往兩年，由於住了宿舍，又要忙於校內各樣的事務，在教會的參予很少，與弟兄姊妹的溝通很差，覺得彼此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疏遠。最近，御下了國事學會主席的職務後，打算重新建立彼此間的溝通，才猛然發覺大家的差距竟然是那麽的遠。大家的夢想、所關注的事物、所擔心的問題，都已經大不相同了。原來那幾個相當投契的弟兄，現在見了面，亦似乎不可以像從前一般，自然而親切的談一些心裏的話。

我覺得孤獨。我開始害怕獨處、害怕靜思。以前，只有質素很高的電影才能引起我觀看的動機。最近半年來，有時我忽然會覺得悶，無緣無故跑到影畫院看電影去。特別是你離開香港之後，這種感覺更加強烈。所以，當你去到加州後，在寫給我的第二封信中，表示初到異域感到很孤單，我當時有很大的感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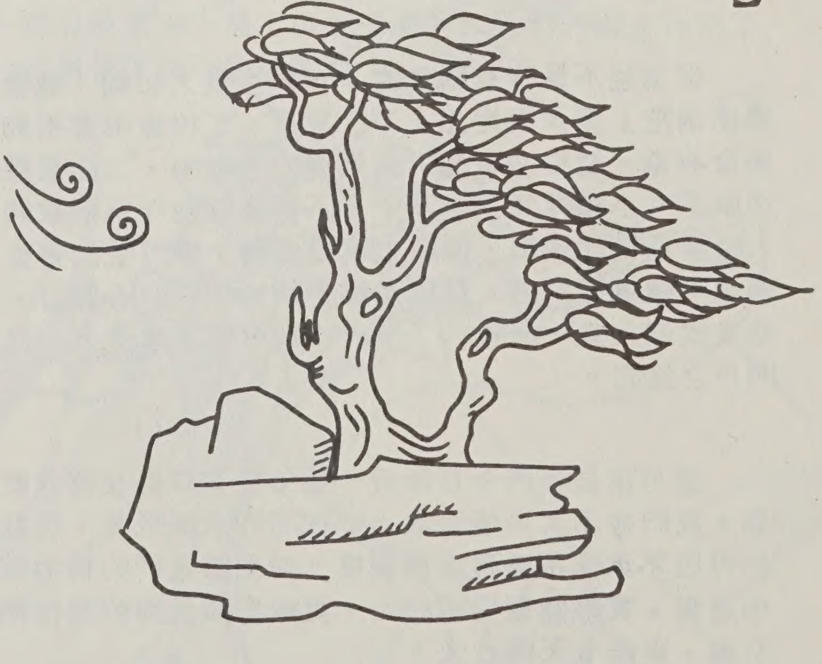
由二月初開始，校內便彌漫着一種緊張的氣氛——同學們買西裝、拍照、寫履歷書和應徵信等等，密鑼緊鼓地爲將來的職業作好準備。擇業和創業的問題，忽然間呈露在眼前。我感覺到焦慮和迷惘。快將畢業的人爲職業掛慮，這個顯然是人之常情。況且根據我校APPOINTMENT SERVICE的統計資料，去年畢業的同學至今尙未找到工作，只有1.9%。畢業同學平均的薪酬約爲3500至4000 。所以，職業問題本來不應該是太嚴重的問題。不過，由於這個問題，令到我要重新反省一些基本的問題：我會不會爲了賺錢，爲了建立事業，而忘記了上帝，忘記了國家，忘記了一貫的道德標準？如果工作的機構同事之間競爭劇烈，我是否打算採取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態度？更加基本的是，我究竟要做個怎樣的人？要過怎樣的生活？要追求怎樣的目標？

本來還有其他的問題，要與你分享，但這封信似乎已經太長了，下次才繼續談吧。我知道你要趕着交報告，沒有空，可以遲一些才回信給我。最後，有一件事情，幾乎忘記了告訴你，你託我轉給DANIEL的錢，我已經照辦了。他的經濟暫時不會有甚麽大問題。請放心！記着，爲他祈禱！因爲只有神蹟才可以扭轉他的病況。祝以馬內利！

主內

流

1983・2・22凌晨2時



屬靈眼光看蜀山

楊文蔚

在毫無思維準備，抱定了絕對娛樂心意的情況之下；我們一班團友看電影「新蜀山劍俠」。起初只覺得好笑好看，眼花瞭亂。但一路看下去的時候，發覺有不少的啓示；而這些啓示正好就是我們平日反省基督徒使命，教會使命等問題中的一些大標題。於是改以一個聆聽的心，仔細欣賞，盡量吸納電影所透示的訊息。歸納之後，有以下數點：

㈠宗派主義的禍害。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訊息。影片開始時，劍客和大和尙常常互相指賴；尤其是大和尙，更頻頻指責劍客阻礙他自己降妖除魔的工作。那位小卒子忍受不了，就斥責兩位高手，指他們徒有一身功力，但沒有遠大眼光。在邪惡勢力之前，正義人士已經稀少單薄；為何還要在自己人中間分你你我我？

這是我們今日要反省的現象。在一個權力製造眞相的時代中，基督徒要有整全見證，天國子民質量極需提升的時候，我們却困於宗派主義的難題之中。在我們中間，分隔着的竟只是水禮和主歲禮的看法。這眞叫邪魔雀躍、神人悲憤。

但這也不是沒有曙光的。在劍客跟大和尙「喃嘸哦你個陀」要天南地北永不往來時，二位徒弟都相約後會有期。結果在整個抗衡邪魔的過程中，二徒都深切聯手。小和尙為救小卒子，不捨犧牲他作為新掌門人所要珍惜的珠串，他們也不受要脅，寧可受師傅責罰也不願擱打對方，互相羞辱。最後他們同心同口，結果成就大業。這啓示了下一代是可以不承受上一代門戶之見的。

這可能是我們今日年青一輩弟兄姊妹的出路及使命。我們並不大可能消除上一代間的宗派成見，但我們可以不承受不擴張這些裂痕。如果將我們的精力雪中送炭，實際關懷受苦的人，更能彰顯天國的溫情和公義，更能令天國壯大。

上一代也不是沒有交往機會的。雖然影片並不表達了所有眞理，但我仍相信在危機之前，弟兄姊妹會放下有色眼鏡，互扶互助。大和尙中伏時，劍客一味不理大和尙的責罵，為他療傷。在冰堡之中，劍客以自己生命燃點冰燄，務求堡主肯醫治大和尙。反之，他中伏之後，由於堡主能力不足，治不了他，為免後患，要被毀滅，但大和尙却愛顧他而大力阻止。這表示在危機之下，人對成見的執着，可能讓位於更有價值的生命。門戶之見畢竟是太平盛世時的東西。

其實，今日香港教會也有共同的當前危難。經濟上，世界性經濟衰退，保護主義令出口主導的香港經濟大受打擊；放任而不健全的經濟成長出現惡果；急進的金融化；不公義的國民收入分配架構；保守主義的經濟政策令社會低層人士備受剝削。文化上，學校式教育制度量增質減，大衆傳媒更起反教育效果，家庭教育因為家庭結構解體而疲弱；大衆文化中的物質、享樂，難民心態抬頭成為主導；離軌行為成為青少年解決困苦，自我認同的出路。政治上，民衆參政的需索與參政渠道的施予漸見張力，權力再分配出現爭執。此外居住環境、工作環境、交通、專利事業等等，還有最大的一個政治前途問題。假如我們以全港市民為關懷對象，辛苦不在話下，即使眼光收窄在教會會友身上，難題也具體而細微。教會不回應，並不表示社會就會放過她。我們這班受害人要聯手拿起為所有受害人——包括我們自己，申張正義，回復人權。我們沒有紫青雙劍，但主是我們的一切。統帥、前哨、先鋒、後勤、軍師、戰友，你數得出的，主都是。問題是我們在實際行動時，信得過主就是這一切嗎？

㈡整全見證的缺乏。小卒子在乞求劍客收他為徒，又求劍客為民除害時，遭到拒絕。他氣憤地說，煉就一身法力的人，假如只會獨善己身，對人間有何貢獻？學法又有何用？這何嘗不是今日我們大多數人的光景？投身在人羣中承擔天國使命的人實在太少了。

姑勿論大專基督徒這班明顯地有五千兩的管家。平常的弟兄姊妹也在教會中受盡不少宗教教育吧？雖然我們並非人人都有一套基督教社會觀，隨時隨地發出先知聲音；我們也不可能人人都有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能力；但我們有很起碼的團契生活體驗吧？我們也許試過領詩、帶遊戲、辦夏令營、陪談，以及更深一層的接納、體諒、寬恕、造就人等等。這些東西學了在我們心中，不單教會需要我們，社會上更貧乏更需要我們。社會要有生命質素，有溫情的人。香港人中間，有學識有智慧的人雖不算多，但能夠將人與人之間聯絡得合式，叫主僕顧客之間既溫情又公義的人可就更少了。

沒有人對基督徒苛求。弟兄姊妹也不要將教會之寶的大專生當作唯一標準，以為學識智慧就是唯一恩賜，唯一價值標準。柔和謙卑包容體貼地與人同在，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祝福。安知我們得了這位份，不是為了現今的機會麽？

㈢扶掖後進。相信影片是拍給一班想在社會中爬升，但又要出路的青年人的。影片強調上一代交棒禪讓。大和尚將掌門人職份交移，劍客將功力輸入小卒子體內，長眉將除魔大任交給二個小伙，大刀老頭捨身將三個青年人救出地獄門，甚至連一個老態全無的紫青劍主，也以賜下寶劍，貫通心神為止；實際除魔工作還是兩個小子。這對一班受到社會既得利益階層禁制出路的青年人來說，確是一個發洩：不單止可以出人頭地，更得到成功人士的幫助及退讓。但夢解決不了現實問題，步出戲院之後，他們要受私家車司機、上司老板的氣；他們要聽命於比他們讀多點書、考多點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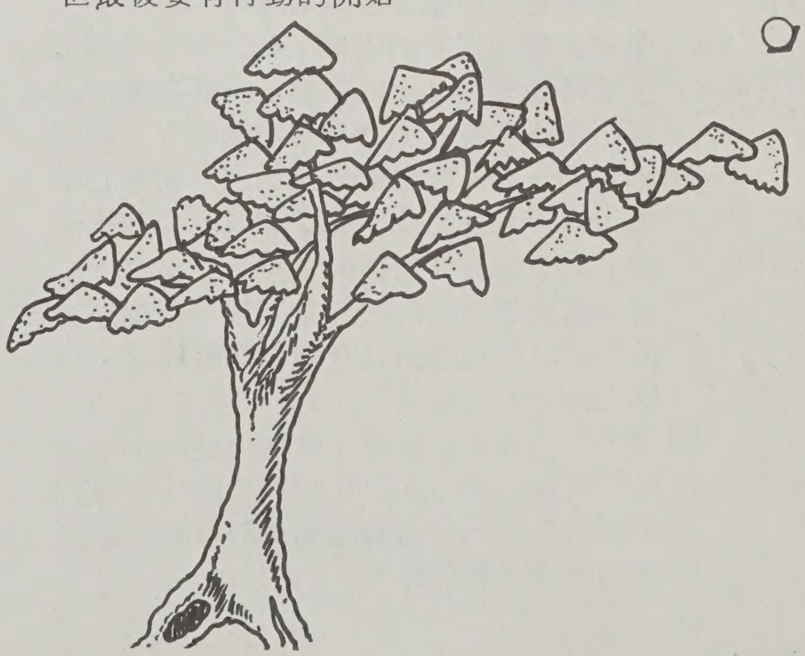
不單止在社會裏，教會中的青年人也不能舒展身心，盡一己所有的託付。見過有很多長者，甚至連本身也是年輕人的教執傳牧，他們對待青年弟兄姊妹，是以疏導熱情衝動，達到教會行政順利為目的。一如政府的青少年政策，以消耗分心方法來對待年青人的眞摯感情。任何人也不會擁有全部眞理，讓年青人的心境、心態、心志融入教會的路向，事工決策之中吧！畢竟我們是同一個身子的。

另外，影片中的長者都很清楚他們一己的光景及限制，願這種自知之明不是徒然的幻想。任何人也會自視過高，尤其是無人敢忠實向他反映眞像時。願主保守。

㈣正邪難分。劍客先正後邪，地獄門又是只差一線之地；難為正邪定分界的意念很明顯。正邪並非二分的，高言大智滿口正氣的人，在面對巨大代價的挑戰時，在不經意的生活小節上，不見得那麽清高了。我們面前有政治前途和社會公義的問題，都要交上時間心力，要承擔風險，要接受後果的事。雖然我們不會帶頭產生罪惡，但忽視、默許的行為，將令我們難辭己咎。不表態已是表態。

㈤自我犧牲，在二小伙子力攻邪魔時，堡主撲擁邪魔，雙雙滅亡。這是一個最大程度的犧牲，生命的犧牲。神為救贖而付上祂的名，並不單是為了我們，也為千千萬萬的人。我們也不能抱擁一些自以為寶貴的東西。在分享神的愛給別人時，我們付上的豈只物質、名聲、前途、安全，甚至連親朋弟兄姊妹的諒解接納也要付上，我們肯付出多少？

此外，影片對戰爭的反對，對人性的讚許，對正義的認同，對團結的欣賞，都是基督徒所熟識的。當然快速的節奏，耀目的特技，也是頗吸引我的地方。但覺得很多人被特技所吸引，忽略了故事本身所透示的訊息，有點可惜。基本上，這些都是對人的厚言勸告，叫人開放自己，接納別人，伸張正義。非基督徒可能沒有持恆的動力堅守下去，但弟兄姊妹就不能忽略了身為天國子民所肩負的使命。相信有不少弟兄姊妹看過這套電影，而且它快落畫了，姑且拿來分享一下。叫大家感到表面上與基督教相背異的神怪武打片，也有屬靈的一面；但視乎看的人所持的眼光而定了。但最後要有行動的開始。



報導：

理工學生報基督教會專輯餘波

FACT

繼去年《百姓》、《明報月刊》、《時代新聞》、《廣角鏡》等非基督教雜誌刊登有關香港基督教會現況分析後，《理工學生報》八三年三月號亦一反過去零星的信仰質疑方式，正正式式做了一個篇幅甚多的基督教會專輯，其中主要以教會參予社會的表現爲重心，如教會學校表現評議、社會服務中心狀況、近年在社會運動中的表現等，此外，又有《普世派和福音派》等文章。

基於種種理由，理工團契方面有相當的迴響，向學生報方面表示異議，以下是其四月十五日團契團訊中所載的理工團契職員會對該特輯的理解。誠如文中所載，盼望大家一同守望，找出適當的對應處理辦法。（讀者可透過相熟的理工學生，索取該期《理工學生報》作一參考。）

職員會對〈學生報〉的看法和處理方法

1. 全體理工弟兄姊妹一定要保持冷靜，不要魯莽行事免得魔鬼（我們的仇敵）達到其目的。
2. 不要用錯誤的方法去反對錯誤。
3. 對待同學，特別是編委工作人員，要柔和謙卑，不要看爲敵人來質詢，要溫溫和和的待衆人。
4. 職員會現決定對內和對外的政策：

對內：①在團刊裏說明他們片面之詞，沒有中肯客觀的見解，忽略教會存在價值非單屬世福利事務上，最要緊的是屬天的事。

②我們去信編委會，說出「普世派和福音派」一文所表達的意見欠缺中肯和深入理解，在基督教的觀念上誤導同學，並含有攻擊別人個人信仰的成份；討論教會的問題上忽略教會在地上的目的：不單在屬世的福利事務，更首要的是將神的福音傳給世人知道。將基督教和天主教混爲討論在處理上也不大好。「突破」和「基督教協進會」的宗旨沒有明確分別出來，容易引起同學誤以爲他們的宗旨是一樣。希望藉此信稍稍改變他們對基督教信仰的觀念，和明白我們的立場。

③我們已約見下屆編委，瞭解他們的工作方針和情況，並力求嗣後如有意說任何關於信仰的事，一定要諮詢團契的意見。談話過程很友善和美好。

④有些基督徒已開始草擬一份文章貼於「民主牆」來澄清，使未信的同學知道特輯的錯謬。他們會廣泛諮詢長者的意見，使文章不是攻擊或含舌戰之內容，而是使未信者對我們的信仰有一正確的認識。縱然刊出後有斥者，他們鐵定只寫一次，不會再有任何的反應，免流於舌戰，更甚達人身攻擊。

對外：我們已將理工學生報送到每一間大專院校，讓他們也留意這事，防備這些酵，以免這些酵發大滲透到各院校，拆毀神的工作，並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行動，一同守望。他們看完文章後，若有任何行動，會先詢問我們的意見。

5. 個別弟兄姊妹若有寶貴意見希望發表，對編委有何文字上的申訴，盼望一定要讓團契職員會知道，並將文字給職員看後，才作進一步的行動，不致發生不愉快事件。總要冷靜不能草莽行事，不然的話，就中了撒旦的詭計。
6. 爲這件事祈禱，撒旦希望破壞我們的福音工作（今年的福音工作可算是「百花齊放」），它最重的目的是分化我們，使我們不同心，分化我們的力量，所以我們若有任何行動意見，總要一至同心，竭力去面對這場爭戰。

橄欖要死了！

總編感言

陸錦光

編輯案前

撫摸着一本本的舊＜橄欖＞，心中昇起一種稀嘘、讚嘆交錯的感受。

自七六年公開發售至今，＜橄欖＞經驗了七屆的人事變更。年年的替換，無可避免地爲她帶來延續的困難；無論是人手上、經濟上、才幹上的，都着着叫人担心。

可是，她畢竟存在到今天。

究其原因，除了數諸於神的恩典外，我想不到更完滿的解釋。

有畢業生在支撑嗎？對，這群忠誠熱切的弟兄姊妹扶掖一班後進的；在資料的掌握、內容的討論，他／她們都給＜橄欖＞維持相當的穩定性，縮短「新莊」上手的時間，甚至在緊急的時候，大解慳囊，救＜橄欖＞於水火之間。但他／她們畢竟不能代我們做＜橄欖＞，參予亦屬業餘，況且一本學生雜誌的活力又正維繫在她不斷注入新血，更新她的表達方式和思想路向，使她不拘泥於一定的調子，而是勇於表白，敢於創新。所以每一年的＜橄欖＞都是一個未知數，神秘而又充滿挑戰性。

如是者，每一屆的＜橄欖＞都是一個新的期待。

× ×

甚麽？！甚麽？！＜橄欖＞要死了。

我正式的宣佈，＜橄欖＞要先死了，她才可以活過來。

以下是我歸納下來的原因：

(一) 自七零年代初學運澎湃，經過了保釣事件「六一八」雨災，中文運動等事件。在校園裏的基督徒在種種思想、行動上的冲激下，發覺他們不能再保持緘默；同時他們在這段時間內所承受的壓力，似乎是傳統教育所不能理解的，所以必須向這浪潮作出一點回應，尤其是大專基督徒與教會之間的鴻溝要填補。於是＜橄欖＞應運而生，作爲兩者的橋樑和對外的呼聲，她的使命是無可置疑的。但是經過了所謂＜火紅的年代＞，國粹派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後聲散，而社會派，自由民主派亦於一、二年間相繼瓦解，學運由顶峰急促直線的滑下來，變化之快是令人乍舌的。校園裏的關社浪潮、討論氣氛由燦爛歸向平淡，連帶＜橄欖＞亦像在一夜之間失去她存在的因由：橋樑不知爲何而作，吶喊而不知對象是誰。

(二) 與此變化相伴隨的是大專生的馴服，最明顯的莫過於大專生與教會的關係空前良好；叫人担心的是在這美好的圖畫背後，潛伏了批判能力的喪失，對環境關注的減弱和缺乏信仰反省。失了這些質素的大專基督徒只能依付在既定的傳統中，做其乖學生、虔誠的信徒，偟論爲基督信仰增添活力和對時代作出呼喊。面對大群靜默而又安份的讀者，＜橄欖＞的橋樑又所爲何來呢？

(三) 早期＜橄欖＞的一個特點是異象傳遞，將面對時代的逼切性帶回教會。發展下來，她似乎在扮演基督教的社會評論者（SOCIAL CRITIQUE）；整個調子是辛辣和沉重的。間中自然受到當事者的性格和氣質所影响而有所變化但主線還是明顯的。問題是當教會也開始談關社之時，這種調子也開始失去它的適切性。現在是將說話化成行動的時候；是要更多人投身到各戰線的時候，單單責難教會已不再新鮮，亦非＜橄欖＞的首要任務。CRITIQUE的身份或許尚要保留，但討論決不能再是關社、傳福音之分，而是更加深入言之有物的課題。對象亦不應單是教會了。

(四) 隨着＜橄欖＞年事漸長，外圍化（非大專界的投稿）的程度熱烈，論壇的參予者多所謂「有料」人士（無論是大專界或非大專界的），所至普遍的大專信徒感到＜橄欖＞是高不可攀，語出千斤；反而＜橄欖＞是屬於我們的這種感覺更形薄弱。甚至有意見以爲＜橄欖＞淪爲跑腿，只供教會精英份子作反省的園地，大專同學的特性愈來愈少。這論點正確與否尚待相榷，但＜橄欖＞與這一代的大專基督徒距離拉遠了却是事實。面對這變化，＜橄欖＞應何去何從？是必須置諸死地而後生，＜橄欖＞的舊框框要先衝破；同時尋求新的戰線，探索新的問題。

大專的弟兄姊妹，〈橄欖〉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戴上全新的眼鏡看她，讓她成爲你們的雜誌。先放下在〈橄欖〉尋找高言偉論的心，看看你我的實況。以後讓我們一起摸索，一起成長。

最後，送給大家一句話。

世情縱是如冰冷，熱在我胸襟！

歡迎投稿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 ? ?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公開發售第四十一期 一九八三年六月

稿件

㈠稿件以中文為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㈡來稿請附眞實姓名、性別、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㈢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㈣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㈤本刊不設稿酬。
㈥如不採用，恕不奉覆，如欲退稿，請附回郵。
㈦來稿請寄西營盤郵局信箱50379號，《橄欖》收。
㈧本刊登載文章，文責作者自負，並非代表編委會立場。

零售每本四元正　訂閱全年二十二元
香港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出版